

佛法中的社會主義

佛陀塔薩大法師著 (喇達納儼陀法師譯)

ธรรมิก สังคมนิยม

เขียนโดย

พุทธทาส ภิกขุ

แปลเป็นภาษาจีนโดย

เจมส์ รตนนนุโท ภิกขุ

Dhammic Socialism

written by

Buddhasa Bhikkhu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James Ratanak Nantho Bhikkhu

贈詞

在創辦佛陀塔薩基金會初期，佛陀塔薩大法師為了要使世人明白佛教真理，曾提議翻譯泰文佛教書典之必要。恰好喇達納儂陀法師（給人類的一本手冊之譯者）很慈悲的答應將嘗試翻譯佛陀塔薩大法師所宣說的「佛法中的社會主義。」

如今翻譯工作已完畢，而佛陀塔薩基金會已負責印好「佛法中的社會主義」的中文譯本。

佛陀塔薩基金會的委員們在此特向喇達納儂陀法師致謝意。但願法師的功績與眾佛教徒（和讀者們）之善意以及佛法的絕對之真理，能引導迷惑的眾生步入快樂、安祥與和平的境域。

辛申勒卡瓦妮上校（副主席）

素琶旺舍娜（韓金蘭）女士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

คำนำ

เมื่อแรกเริ่มก่อตั้งมูลนิธิพุทธทาสนั้น ท่านอาจารย์พุทธทาสได้แนะนำ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ว่า มูลนิธินี้คว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จัดพิมพ์หนังสือธรรมะขึ้นเป็น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ทั้งนี้เพื่อให้คำสอนอันประเสริฐของพระพุทธศาสนา ได้แพร่ขยายไปสู่มวลมนุษยชาติ

บัดนี้ มูลนิธิพุทธทาสได้พิมพ์หนังสือ เรื่อง “ธรรมิกสังคมนิยมในพระพุทธศาสนา” ขึ้นโดย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อนุเคราะห์จาก พระภิกษุ ดร.เจมส์ รตนนนโท เป็นผู้แปลเป็น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และภาษาจีน

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มูลนิธิพุทธทาส ขอกราบ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ในเมตตาธรรมของท่านเจมส์เป็นอย่างสูง ขอกุศลเจตนาในการร่วมกันเผยแผ่ธรรมขององค์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เจ้า จ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ให้ท่านผู้แปลและผู้อ่านได้บรรลุซึ่งสันติสุขอันไพบูรณ์โดยทั่วกัน

พ.ต.หญิง สีนเสริม เลขะวณิช

พ.ต.หญิง สีนเสริม เลขะวณิช

สุภา วงศ์เสนา

สุภา วงศ์เสนา

รอง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มูลนิธิพุทธทาส

11 มกราคม 2539

ผู้ประสงค์จะนำไปจัดพิมพ์เผยแพร่

-: โปรดติดต่อกับมูลนิธิพุทธทาส สวนโมกขพลาราม

อ.ไชยา จ.สุราษฎร์ธานี

โดยตรง

11 JAN., 1996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uddhadasa Foundation, the Most Venerable Buddhadasa Bhikkhu had suggested to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foundation that it was his wish to have books on Buddhism translated into foreign language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spread of Buddhism to mankind as a whole.

Now the Buddhadasa Foundation has received the kind co-operation of Venerable James Ratanak Nantho, who has helped to translate Buddhadasa's discourse on "Dhammic Socialism" into Chinese language. The foundation has undertaken the task of printing the book in Chinese.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Buddhadasa Foundation wish to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o Venerable James Ratanak Nantho for his kind co-operation.

May the meritorious effort of the translator and the compassionate will of all practising Buddhists (and readers of this book) lead to a profoundly enlightened peace.

Major. SINSEEM.

Major Sinserm Lekhavanij

SOPHA VONGSENA

Miss Supha Vongsena

(Vice Presidents Of The Buddhadasa Foundation)

致詞

讀者們，佛達塔大法師是一位對佛法理論和修行以及佛教的弘揚有極高深的研究和瞭解的高僧。他把一生的時間花在鑽究佛法和談論佛教哲理這些事上。他所說的道理就是佛法，也就是能夠為世人解化痛苦與煩惱的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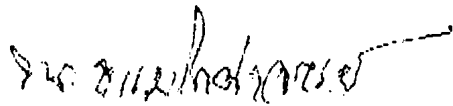
假若人欲想為自己的生活、家庭、社會和國家做個理想的計劃和安排，那麼這一本書該是一本有用處的小手冊。好好的從這本書吸取一些良好的知識罷！

拍湯摩郭娑占（般若憍陀比丘）

ข้อชี้แนะแก่ผู้ที่มี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นี้ไว้ในมือ

ท่านพุทธทาสเป็นพระมหาเถระรูปหนึ่ง ที่มีความคิด
ก้าวหน้าใ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การปฏิบัติ, และการเผยแผ่ธรรมแก่ชาวโลก
ท่านใช้เวลาส่วนมากเพื่อการศึกษาพุทธธรรม สนทนาธรรมกับผู้
สนใจศึกษาธรรม คำพูดของท่านเป็นคำพูดที่เป็นธรรม และเป็น
ไปเพื่อความดับทุกข์อย่างแท้จริง

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น้อยนี้ เป็นคู่มือการศึกษา การปฏิบัติ เพื่อ
สร้างตน, สร้างครอบครัว, สร้างชุมชน, สร้างชาติให้มีความมั่นคง
สมความประสงค์ทุกประการ โปรดศึกษาจาก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นี้เถิด



พระธรรมโกศาจารย์ ปัญญานันทะ ภิกขุ

JUST A FEW WO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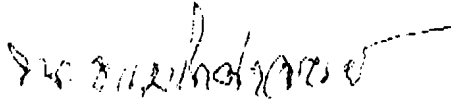
(A SHORT MESSAGE FROM THE MOST VENERABLE PANÑA NANDA BHIKKHU)

To those readers who happen to have this book in their possession, I wish to add a few words of recommendation.

The Most Venerable Buddhadasa Bhikkhu was a Maha Thera (a very senior monk) whose thinking with regard to the learning and practising as well as the spreading of Buddhism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as very much sensibly advanced and progressive. He spent a great deal of his time on researching, practising and propounding Buddhist teaching. His words were in fact words of Buddhist Dhamma aimed at 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This book is a handbook for the learning and practising of Buddhism with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a right way of personal and family life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rong and righteous community and nation.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and be benefited by it.



.....
(Phra Dharmmakhosacharn Panña Nanda Bhikkhu)

序文

當我提起筆來寫這一篇序文的時候，一九九五年已溜過去好幾天了！現在是一九九六年第一月份的第十日。二十世紀已近尾聲了，而世界政治舞台的觀眾也在一年之內聽到看到了不少事情的發生，有些是令人感到欣喜和安慰的事，有些卻是令人目不忍睹的人間悲劇！

在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人類一直跟社會不平之事鬥爭。無論是在那一個年代，世間凡有不平之事，世人必有所抱怨，而最後必起義叛變，古今皆然。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社會主義據說是始於古時候人類爭取自由與平等的鬥爭上。歷史的記載指出社會主義是在十九世紀初期才起源於歐洲的英國與法國；這的確是一個事實，但這只說對了一部份，因為思想和概念這個東西是不會突然間從半路跳出來，不會突然間無緣無故的從「無中」而「生有」，在人類的思想領域中亮相。它是從早期的思想發展出來的，並又順隨著社會和歷史的變動和改革或演變而發展和定型。

很多歷史學家（特別是西方一帶的學者）均以為社會主義是一種西方思想的產品。事實並非如此。遠在公元前六世紀中期，在那古老的印度，覺悟了宇宙真理的佛陀，到處雲遊說法，而佛陀的法義處處都反映出社會主義的精神；例如「三法印」中之一法，即：諸法無

我此一法印，已否定了一個「固我」的存在，這恰好符合了社會主義對人類所要求的「無私、無我」的精神。

佛陀並非神仙，亦非上帝的兒子或使者。他是以人類的領悟力來覺悟到世間真理，而不是依賴他力來洞察這宇宙實相。世間的一切問題皆因愚痴的人類而生，故此也應該憑人類的智慧來解決，俗語說：「解鈴人須是繫鈴人」，那有等待天神或上帝下界來為我們解決問題的理由？

讓我們重回到「諸法無我」這一項法則。佛陀提醒世人不可妄執著一個「我」，因為它是痛苦的來源之一。妄執著「自我」祇有促進人類的自私心。人一旦自私自利，那會再想到要為社會出力和犧牲？因此佛陀要不同根性的人類做同一樣的事——捨棄個人對「我」的妄執。因為只有摒除了「我」的纏絆而跨入無我的精神境界，人類才能不自私自利的認真地為社會服務。每一個人一旦沒有了「一個自私的『我』」，社會必受益不淺，因為大家都會為社會群眾的利益或好處設想，不再以自己私人的利益為重要核心。這種以無私、無我的愛護社會精神來創造一個和諧、平等和安祥的社會就是隱藏在佛教教理內的一種社會主義。

雖然佛陀本身並不曾引用過「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但是他的教理和行為都反映出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例如他為僧伽定下了不少的戒律，而那些戒律均以僧人的「社會」或團體的生活之共同利益為主要事務。此外，佛陀還允許婦女落髮出家成為比丘尼，可說是為那個

時代的婦女大大的提高了她們的地位和權力。佛陀並不否認女人也有修行成佛的可能性或能力。所以佛陀的「社會主義」精神是無時不刻地從他的種種事績和所宣說的佛法中反映出來。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以正見為基礎。

西方的社會主義始於工業發展時代的工人階級。很多男女工人嘗試用民主方式集體地自行統治社會。他們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工人，為平等和工人權力而鬥爭。但是日子一久，西方社會主義的本質也開始有所演變，很多人對社會主義有不同的看法，而各堅持自己所崇拜的社會主義才是符合政治理想的主義。因此，世間也開始出現了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系統了！令人深感擔心和遺憾的是有好些橫蠻的軍人專制政權也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甚至還同時借用宗教的名字，自我宣稱是一個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的自由和平等而奮鬥的政權，可是事實上卻對人民施展壓迫手段，不顧道義的爭權奪利，殘殺老百姓。試想一想，從馬克斯呼籲工人自我「解放」，自我進行革命一直到史太林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及恐怖統治和中國毛澤東那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不是早已摒除掉初期原有的烏托邦理想而變成一種反常的、帶有血腥味的恐怖主義嗎？

其實社會主義是一種簡單的思想。在泰國的佛教思想領域裡出現了一位思想特殊的高僧——佛陀塔薩大法師。這位法師原來的法名是因塔般若，可是法師他老人家卻又取用了佛陀塔薩這個名字。「塔薩」是巴利文，意思是完全的獻出，而「塔」（泰語讀音 THAAD）是

「塔薩」變過來的泰字，意思是奴隸，受主人差遣或使用的僕人。故此，佛陀塔薩這個法名的意義就是「好像奴隸或受差使者（即僕人）一般似的為佛陀獻出一切」。因塔般若大法師自稱是「佛陀的奴隸」或「佛陀的使者」；在這裡「使」這個字並非「大使」之義，而是「受差使」或「被使用」的意思。「佛陀之使者」就是給佛陀使用的人的意思。在「給人類的一本手冊」裡，譯者把因塔般若法師稱為「佛使」，那是譯者把大法師視為佛陀的「大使」之故，而才作此稱呼，並非從「佛陀塔薩」這個法號所翻譯出來的名稱。但正因為譯者的大意（和低淺的學問）而引起了好多人之誤解，只求讀者們原諒。

一提到「使者」這兩個字，譯者立刻想起了「西遊記」裡的一段趣事；唐三藏和三位徒弟取到了經書送回大唐之後又返回西天拜見如來。如來尊者大發慈悲，賜師徒四人不同的品級，以下是如來佛對豬八戒所說的話：「：：豬悟能，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帥。為汝蟠桃會上酗酒戲了仙娥，貶汝一界投胎，身如畜類。幸汝記愛人身，在福陵山雲棧洞造孽，喜歸大教，入我沙門，保聖僧在路，卻又有頑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擔有功，加陞汝職正果，做淨壇使者。」八戒口嚷道：「他們都成佛，如何把我做個淨壇使者？」如來道：「因汝口壯身慵，食腸寬大。蓋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諸佛事，教汝淨壇，乃是個有受用的品級，如何不好：：」當然這只不過是神話裡的故事，真正成佛的人又豈會在乎「使者」此一職位的高低或名稱之貴賤？因此佛陀達薩大法師一開始就把自已視為佛陀的「奴隸」，

心甘情願的做佛陀（和佛教）的使者、僕人或奴隸；而大法師就真的做了一生的佛陀的「奴隸」，他老人家為佛教獻出了一生的精神、力量與時間。

佛陀達薩大法師認為天下之亂均始於人類貪婪和自私的心。人只想拼命的尋取一切物質和肉體的享受，絲毫不顧慮到過度的消耗的後果。人往往在自己對物質瘋狂般的追逐中迷失了自己，忘記了自己是有智慧的萬物之靈，而做出了一些愚不可及的事情，例如欺詐、互相殘殺或類似之事。這是因為人尚被一個「自我」所控制著、操縱著，故此人只為那個自私的「我」而你爭我搶，互相利用，造成了不少社會上的糾紛和混亂的局面。因此如人類欲想平定天下之亂，首先就應該平定那能搞亂人心和整個世界的「我」或「自我」；人應該學習克制自己的欲望，歸依佛法，以佛法為建立自己的生活 and 社會的理想基礎。佛使尊者認為世人應該捨棄那以西方思想觀念為根本的社會主義，而以含有宇宙真理性質的佛教教理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他指出近代人類歷史的演變已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或證明。世間尚存有的社會主義是缺乏道德、不合於情怖理和有違大自然之定律的一種恐怖主義。為何恐怖呢？因為有一些嘗試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採取「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政則，大屠殺成千上萬的人民。（七十年代期中政變的高棉就是一個例子。）

其實社會主義系統應該由社會所有的群眾負責創造，不該只限於工人階級。佛陀時代的社會雖有財主或資本家，但是他們多數是抱有社會主義精神的資本主義者。簡單的說，那些

財主過著簡單樸素的生活，不任性地消耗一切事物，並又把多餘的東西拿出來救濟社會的貧民以及創辦慈善事業。故此正確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包羅了社會上各階級的人士（不該只限於工人和農民），並且又以宗教的正確教理（法）為政治思想的基礎，以真理來觀照政治方則的正確性質。總之佛教的理想社會主義系統跟現在世上尚存有的主會主義是有極大的區別，因為前者是以道德為建立理想主義的基礎，而後者卻選擇了鬥爭、革命、武力和流血的手段。

就以目前世況來估計，我們不難發現到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幾乎把整個世界推倒毀滅的邊緣上去，因此佛教徒應該在這「黑暗」的人類世界燃起那包含了佛教真理的社會主義之火炬，讓佛法驅走了一切暴行和邪惡的觀念。

佛教社會主義是以三項主義為基本信條：第一是以大眾的利益為首要目標；第二是努力培養克制的能力和大量慷慨的心懷；第三是提倡尊敬與慈悲的心態。第一信條針對所有的政治政則與方針以及一切社會福利和經濟機構。第二信條管涉到人類的行為，而第三信條提倡人類對眾生所該有的正確觀念與態度。

第一個信條——大眾的利益——是可以從我們的生活的各方面體驗到。就以人類的軀體為例，如果身體的各種器官分工合作的維持著整個身體系統的正常活動和存在，那麼人類的健康馬上會有了問題；同樣的，任何一個小村子的安祥與幸福是必須依靠所有的村人的合作才能存有的，而整個區域的福利也是同樣的要依靠所有的小村子的合作才能維持下來的。

換句話說，整個宇宙的萬象萬物均以相對的依賴和依存關係而存在。這是世間萬有的自然真相。

第二個信條是人類社會所缺乏不了的重要因素，因為倘若人沒有了克制和慷慨之心，大家為了一點小事而爭吵或殘殺，社會豈不會大亂？如果世上每一個人都過著吝嗇的、自私自利的生活，人生尚有何樂趣可取？克制是一種約束放任的行為或念頭的一件好工具。人類所渴求的自由是應該有一個適當的限度。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的自由民主制度下，過份的自由造成個人與群眾的疏遠或甚至分隔，導致個人主義的產生。個人主義偏重一個「自我」，而這「自我」恰是激發痛苦之煩惱根。

第三個信條提醒人類要懂得互相尊敬和仁愛——尊敬眾生有生存在這個大自然世界的權力，並培養慈悲的好生之心念。這種互相敬愛和慈悲的心境只有增進人類世界的和平。

佛陀塔薩大法師作有關佛教社會主義的說法是相等於顯示他這位小乘佛法的思想家是如何嘗試從亞洲人的思想概念系統中提供一個屬於亞洲的政治哲理。有些亞洲的政治領導人，例如毛澤東，受到馬克斯主義的重大影響，而後來又創設自己的毛澤東思想主義，曾把整個中國引入一個翻天覆地的政治大動盪（文化大革命）。佛教國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基夫人雖然是社會主義的提倡者，但她的政治思想是以西方的政治理論為模範。佛使尊者發覺到佛家思想其實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所不同的是佛使尊者所提供的社會主義是包含著濃

厚的佛家道德觀念，而這世上尚存有的社會主義已明顯的證明和展示給世人看那是一種怎樣充滿了暴力和血腥的恐怖主義；換句話說，佛使尊者所提供的是「正」的社會主義，而目前前一些國家所實行的是「邪」的社會主義。世人應該相信一句陳舊的幾乎「發了霉」的老話：「邪不能勝正」；不然的話，我們這個混亂的世界是難於得救。

人類是萬物之靈，有豐富的想像力與智慧，為何我們偏偏要往牛角尖鑽，而不扭轉方向，投奔那快樂、安祥、與和平的康莊大道呢？為何我們不拋棄那有損於人類的和諧的一切妄執，而認真地在這個人類世界開闢一塊人間樂土呢？

民主的社會主義

我深感欣喜能看到你們這些熱心於幫助人類而從事社會服務工作的人在此集合。我希望終於世人能夠和睦的一起工作，並能和平共處，不管他們是屬於那一個國籍，說的是那一種語言，或信仰那一個宗教。畢竟所有的人類在基本上來說是相同的。我們把世人按著各的國籍、語言和宗教而分類，只不過是為了稱呼的方便；但是我們這些「不同種類」的人類卻倒有一項同一類的問題：如何克服煩惱或痛苦的問題。在最基本上的意義來說，社會服務是為了所有的人類之利益而設立的；其目的也不外於協助人類解決痛苦或煩惱的問題。

一提到有關於這社會服務的事——不單是在泰國而是全世界性的——我想說在人類歷史的現在這一個時刻，一個人所能執行的最高尚之社會服務工作就是教人懂得靜觀退守以便他們能夠冷靜的反省，從錯誤中醒悟過來而重新步入正軌。因為現代的人是日日夜夜的忙碌著，為了應付生活上的種種問題。好多人必未看透這人生世相，終年只是不停地忙碌著，像瘋狂一般似的奔忙著，又像瘋狂一般似的爭取著。所謂「忙中有錯」，因此那些忙碌的人在奔忙的生活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己。所以我說我們人類需要懂得靜觀退守，以免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己。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所最需要的方向是往後退。但是好多人卻輕視我的觀點。雖

然我的想法是極不受歡迎的，但是只要你們好好的觀察，你們就會發現到當今的世人是如何的遠離正道啊！我們已不可藥救似的跨出了正軌而處於正要跌陷於那深淵之境況。因此我們急需往後退而再重新找尋那投向正道之途徑。

倘若我們駕車而不小心撞進了路旁的小溝裡，我們應該怎麼辦呢？自然的，我們應該向後退而重把車子駕回馬路上，再繼續我們的旅程。這就是目前人類的處境。我們已離棄正道，那佛之道或上帝之道，或隨你們怎樣稱呼它的那條正道。是的，我們離開那條正道已是相當的遠，遠到或許簡直可以說是已背向它而行，背向宗教，背向上帝，背向佛法。倘若我們如此繼續前進的話，當然我們必跌陷於深淵。

是的，我們正在疏遠宗教的道德和真理。道德是人類社會所應有的規律和秩序而真理是能致使人覺悟宇宙世間實相的道理。宗教是道德和真理的合體。就因為人類不認真的信仰宗教，故此人類的煩惱與痛苦也層出不窮。所以我們必須停止那瘋狂一般似的奔忙爭取而應當後退，退去找尋和歸依那「法」，使我們能夠再往新的正確之方面前進。因此這暫時的退守只不過是我們復返的準備；只是那復返是朝向另一個新的方向。我們需要退守是因為它能給我們一個觀照的機會。從觀照中長出了正確的智慧和提昇了我們的心境，促使我們能透視諸法本性。這就是現代的世人所極需要的最優良和迫切的一種社會服務。

貧窮的問題是出於人之「出軌」。甚至目前社會尚有的文盲和衛生知識的缺乏都是因為

錯誤的行政方針而致成的。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話，我們就不得不「轉方向」而走入正道。步入正道也就是步入宗教之門。奉行宗教是依著宗教的教理而生活。不幸得很，如今世上研究宗教的人到處都有而真正實行教理的人卻是少的可憐！

宗教是一門科學因為它不僅包羅了理論學說，並還齊備了實際的實用本質。所有的宗教，尤其是佛教，都以因果報之說來解釋人類的基本問題；但是哲學跟宗教是有些差別。在基本上來說，哲學的界限在於理論；它只不過是學識和智力上的實習和論說，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高談闊論、談玄說妙的有意義之科目。可是宗教卻不同了！每一門宗教都觸到人生的基本問題，並對這些問題有清晰的瞭解和透視，而各再以不同的方法來解剖和對付人生的問題。有些是傾向理性，有些是注重信仰感性而有些強調遵守戒律為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所有的宗教始於一種適用學術的形式，但日子一久又逐漸變成一種文獻學或理則學，或是哲學，越變越離譜，也越遠離實際的修行。

真正的宗教是實際的修行。缺乏實際的修行相等於沒有宗教。口頭上所說的話一定要跟自己的行動互相符合才算數。可是在這所謂文明的人類社會裡，口是心非的人多的很。語言已失去其正當的應用處而變成毫無意義的空話。即使是充其量，宗教的語言也只不過是哲學家們高談闊論的範圍中之題目之一罷了。所以那能夠引導人類步入和平世界的宗教已慢慢的從這個偏重物質上的享受的人類社會消失掉。所剩下的只是宗教的研究和理論。思想和理論

上的異見又促成宗教之分裂。在一個宗教之內往往又建立了好幾種部派的學說，各執其意。結果信徒們因見解紛歧而互相攻擊。宗教與宗教之間發生了不少的衝突。一些宗教極端份子還煽動了熾熱的宗教情緒；有些甚至還帶著政治企圖，不顧一切的以維護宗教為藉口，動用了武力，幹出傷天害理的事，把社會和國家，甚至整個世界搞的烏煙瘴氣。因此這些人所信仰的並非真正的宗教，他們也非真正的信徒，因為宗教的基本重要本質是在於信徒們的修行和實踐法道。身為教徒而不實踐教理，那麼信仰宗教還有什麼意義呢？一些教徒偏重理論而忽略了修行；可是雖然他們鑽究教理，卻把握不到宗教的根本，並同時忽略了修行，在信仰中有了不平衡的表現。反過來說，倘若一個教徒開口閉口就是「修行」這兩個字，對宗教的道理並沒有正確的瞭解，那他尚缺乏該有的正見，他將如何修得一個好結果呢？信徒們應該把理論和實際的修行拼合，以理論為根據而實踐法道；而理論呢，卻需要實際的實行才能令人真正領悟到其意義。因此學識只不過是行事修前的準備罷了。當它真正被應用之際，我們才可稱它為一種實際的宗教，而宗教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算是充份的存在著。

所有的宗教均是大同小異的，不管它們是始於那一個地方，發生在歷史的那一個時代或者是被人配上了什麼名稱。在實際上，真正的宗教是不能把理論和事修分隔的。

無論是人取用了那一個名稱，例如上帝、佛法、道、或自然的定律，事實上這些名稱所代表的只不過是同一樣的東西——人類最高尚的真理。人可以從生活的各方面領悟和體驗到真

理的存在：在法律的制裁裡，在因果報之定律裡，在萬相萬物的創造、存在和滅亡中發現到。無論人是從那一個角度觀察和為它取了什麼名稱，真理是一體而不可分開的。把它分隔是無意義之舉。

佛法是一條途徑，一段行程以及達到旅程之目的地後的頓悟。所有的宗教應該有一條明顯的路徑！一條為我們指示正確的知識、正確的方向和正確的目標之途徑。

當我們講到有關於主要的宗教始祖，有基督教的耶穌和佛教的迦牟尼佛為例子之際，我必須強調創教祖師們的教理之相異點只是在於表達方法上之差別罷了！真理是永恆不變的；佛陀和耶穌只不過是為人類顯示主要的真理之一個媒介而已。既然宗教在基本上都宣揚同樣的真理，那麼世人根本就不需要為宗教而發生衝突。創教者開闢了通往真理之路徑，但是他們用來表達他們的思想的語言和方法是根據地點和時代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不過他們都抱著共同的宗旨：拯救世人，使他們能夠脫離那無固性和實在性的「自我」。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是由「因緣的和合」而形成，又依著眾因緣的遷流演變而有所演變和消散。故此一個人不該自大的自以為有一個「自我」。「自我」觀念只能激發自私自利的思想傾向和行為。最後終免不了必失陷於痛苦之羅網。一旦世人能視透這「無我」之觀念，一切鬥爭和糾紛就不會發生了。世界會和平因為世人能夠和平共睦。

由此可見人只要能真正的實踐宗教的教理，世上的任何大問題都不會存在。目前人類正在毀壞地球的天然資源——那屬於大自然、或上帝（或無論你如何稱呼）的天然資源。人類很過份的大量地把那些資源挖出來浪費的消耗著。甚至還把它們引用在對人類有害的事情方面上。一些礦物被挖起來煉製成能致命的武器，這怎有可能會搞出一個好結果來呢？最後自然界的資源會逐漸的減少，或甚至缺乏，因為人類不停地把它挖出來用於一些無益於人類之事。據說如果我們仍然不太懂得珍惜那從地裡面所抽取出來的石油，地球所擁有的石油將在五十年之內被我們消耗到完。

倘若我們有限制性的依著大自然界之定律而適當地採用地球的自然資源，我們會覺察到事實上人類根本不需要消耗那麼多的天然原料。世上還是會有很多的天然資源以供每一個人經年累月的消耗，或甚至是人類永恆的取用。可是目前我們就是那樣任性的以毀壞性的態度來奢侈地消耗著地球上的一切自然產物。在不久的將來所有的天然資源必會被人類用盡無餘。這種消耗形式是違反佛法，違反宗教和違反大自然之定律的行為。

救世主耶穌能以兩、三條麵包和五、六尾魚餵飽了好幾千人，並且還能剩下的一些糧食存下來。雖然這只不過是聖經裡所記載的一段故事，可是耶穌的所作能啟發我們傾向節省之德性。倘若人類能夠把自己的物質消耗量只限於必要之範圍內，世界將會有足夠的資源以供世人

之需要。只要我們懂得依照適當的限度食用一切東西，那麼在物質方面上，我們的需要可說是已有了適當的限制與安排；我們也可以從這順依著大自然的定律而生存的生活方式中獲取一些精神上的滿足之感，不會失陷於種種欲望之網。可是不幸得很，在目前的新社會裡，人總是被欲望所捕捉和控制著，為自己增加了無窮的煩惱與痛苦或甚至落陷於永劫不復的深淵。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順隨著大自然的定律和大自然共存，我們會發現到大自然的生存方式是一種平衡及調和的生存方式。當人類一違反大自然原有之定律，其結果是迷惑與混亂。宗教的目的是為我們人類解決生活和社會的問題，以便消除迷惑和混亂，進而為人類帶來和平的世界。宗教向我們揭示了大自然的完整以及絕對實在的力量。我們必須順著大自然的「軌道」而行，和諧的與它共存。若不如如此順隨大自然，我們將無法體驗到那只有人類方能領悟到的和平與充實的感覺；而我們這些人類就會比那些飛禽走獸好不了多少。不過在基本上來說，動物們還是順從大自然的定律而生存。因此比較起來，牠們體驗到較少的痛苦。可是人類卻不同了！人類利用他們特有的高等智力互相利用，互相佔便宜，違反佛法以及違背上帝的意旨。我們為自己弄出了一個活生生的人間地獄，創出了一種比飛禽走獸所經驗的痛苦更甚的痛苦。

現在我們已失去了那些致使我們成為人類的特別精神品質。我們只不過是帶著「人」形

的動物罷了！如果我往最好的那方面想，我們會自稱是上帝的兒女，就像聖經上所說的那樣。我們很榮幸的成為上帝的兒女而不是撒旦或魔鬼或類似的兒女，因為「人類」這個名詞帶有崇高的精神和腦力之含意，比那獸類的智力較為高等，是牠們所望莫及的。倘若我們的思想領域已跨入真正崇高的層次，我們必能置身於一切痛苦與煩惱之上。但是如今我們實在是太遠離那個超越煩惱的境界了，我們已遠離那真正屬於「人」的境界，遠離到幾乎不能充份的自稱自己為「人」，更不用說到「上帝的兒女」這個榮譽了！是的，我們甚至不配被稱為「人」的兒女，更不用說「上帝的兒女」這個名稱了！我們只不過是帶著人形的動物罷了。我們有的是跟動物們一般的感覺和慾念——吃、睡、生育！因此從基本上的觀念來說，在自然天性方面，我們跟別的動物是處於同一階級。物質上的進步並未導致精神上的快樂。人處於麻醉之狀態，任性的順隨自己的欲望，做出好多天地不容之事。因此，我們這些幾乎無藥可救的人類必須及時的退守靜觀，重找投向正道之徑。

每一門宗教均宣稱精神的墮落會激發痛苦的產生。可是如今我們卻處於比死亡和墮落更惡劣的境況，因為我們已被欲望所控制。肉體的死亡不能與欲望所帶來的精神上之痛苦相比。人一死就是相等於一了百了，可是對於尚有生命的人來說，精神上之痛苦是一種活生生的折磨。整個人類的社會已深陷精神痛苦之境況。故此如要解決社會的困境，實在是應該從問題的激發根本因數下手：人類的慾望。

僅提到解決飢餓、文盲、疾病的問題可說是幾乎能引人發笑的一回事，因為事實上這些問題根本不是真正的問題；它們只不過是一些徵兆而已。真正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現代社會的缺乏道德和宗教觀念。可能會有人直問：倘若我們能夠解決這些問題，那麼飢餓、文盲和疾病會消失嗎？即使它們不能被完全的滅除，那些目不識丁的人還是有可能會比我們之中那些最文明的人還要快樂的多。以前那些不識字的人所過的生活可能會比現代那腦子裡充滿了學問的人還要快樂和有意義的多。

對於一個經常飽受痛苦和憂慮折磨的人來說，能夠每天飽嘗山珍海味又有何用呢？死亡不比痛苦的生存好的多嗎？當然我們不該有悲觀的想法，不要做一個宿命論者。生命的存在是需要依靠有益於身心的物質和正常的精神狀態之支撐才能維持下來的。物質並非難於獲取，可是正常的精神狀態是非依靠適當的宗教思想之灌輸而不可的。故此，無論如何人總是有歸依「法」之必要。我們的精神需要一個適當和正確的寄託，要不然，我們不能真正快樂地過日子，因為我們還不是完整的人。世上所有的宗教均以這道理為絕對之事。人類精神上之貧乏不只等於失去了自己的人性，而更甚的就是相等於我們已陷入一種比死亡更可怕的境況。為何比死亡更可怕呢？因為在「死亡」裡並沒有痛苦的存在。

因為世人逐漸捨棄宗教和法道，所以社會問題到處苗生，致使社會福務和福利工作變成一項不可缺乏之重要事務。倘若世人固守法道和堅信宗教，我們所提過的那些社會問題不會

產生。現代的人類缺少慈悲心。人心不古，如今世人變的比以前更自私、狡滑和好欺詐。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爭取一切心裡所欲得的事物。每一個人為了「我」、「我的」和「我自己」而忘形的追求和爭取。大家無暇對在這世界上終年緊張忙碌的自己做一刻的心靈之反省或自我觀照。每一個人都是拼命的「你爭我搶」，「馬不停蹄」一般似的奔向生命之終站，忘記了或不理睬那要人類博愛的上帝，忘記了那渡眾生過苦海的佛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問題怎麼不會增加呢？因此社會服務或慈善福利工作是更缺乏不了的一件事。可悲或甚至更可笑的是我們對社會上的種種問題並沒有對症下藥。我們只是對問題或病症的表徵下點功夫罷了，而卻不特意的追究那「病根」之本質。

我正說到我的第一主要觀點，那就是人類最高尚的社會福利事業就是協助人類重新涉入那宗教的光明正道！這將是一項真正有益於社會的工作，因為目前的世界似乎是正在盲目的奔向毀滅之暗道！

我的第二個觀點是有關於「社會服務」或「社會福利」事業這個名詞所該有的意義。社會福利事業就是人類為社會所樂意貢獻出來的義務上之服務。社會福利委員會的創辦就是為了實行各種各樣的有利於社會之工作。為何我們取用「社會」這個含有「屬於大眾的」之意思的字呢？為何我們不取用另外一個帶有強調為個人服務之意義的字呢？當我們格外注重的講到社會福利事業所缺乏不了的社會主義精神，我們是否正在提到那令好多人懼怕和憎恨的

「社會主義」呢？因為無可否認的，在這世界上有好多個國家的人民一聽到「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會立刻感到不安或害怕，或者是有一種不信任和不自在的感覺。在某一些國家，如果有人自認是社會主義者或是說了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好處的話，他會被指定是共產思想份子而被抓去關在監牢裡。

其實社會福利服務是一種社會主義，但不是跟共產主義有所關聯的那一種主義。不要被辭字慣常有的聯帶意義誤導了！有時候字是有挑撥或使人誤解受騙的能力。就因為如此，世人對社會主義並未真正的瞭解。

此外，世上所有的宗教均帶有社會主義思想和精神，全部都是為世人的和平和睦與快樂設想。宗教並不提倡放任或縱欲。創教者希望人類能以社會的利益為首要義務，大家依著社會主義的無私精神和宗旨，儘量為社會服務，改善人類的生活。當一個人把自己的私人利益置於社會利益之前，那個人就是一個自私自利、完全被私欲所操縱的人。

我們可以從較好的一方面來嘗試瞭解社會主義的意義。社會主義就是不貪取超過自己份內所該獲得的那一份事物；換句話說，只享用自己所真正需要的那一份以便能夠將其餘的份與別人享用。

佛教的教典中之律藏規定一個出家人只該擁有一套以三塊布料分別縫成的袈裟，如僧人私存超過一套以上的袈裟，那就等於違反了僧伽的戒律，理所不容的。有多餘的僧衣的僧人

可以把那多餘的一份送給缺乏僧衣的僧人穿用。律藏中又有規定僧人的茅舍不可超過七尺寬、十二尺長。因此如果任何一個僧人建設超過這個面積的茅舍，那就等於破了僧伽的戒律。此外，一個僧人只該擁有一個鉢子因為他真正所需要用的也只不過是一個鉢子罷了！如他擁有兩個鉢子的話，他應該把第二個鉢子送給那鉢子已經爛了的僧人使用。僧伽裡所定下的戒律是為了要保持僧團的規則和秩序，並且還提倡僧人消除貪念。僧團裡的每一位僧人均能享用他們自己的份內所該擁有的用物。

佛法還指導世人要懂得滿意現狀，應該積聚和擁有恰好足夠的財物以便生活的物質上之需要不會有所缺乏而致使人失陷於困境。因此佛教注重慷慨的布施。真正的佛教社會是會滿足現狀，對生活基本上的需要不會有過份的要求，並還懂得把自己過剩的用物捨施給別人享用。

讓我來舉個例子罷！一個擁有巨大家資、萬貫錢財的人在佛陀時代被稱為「捨提」（梵語）。一個「捨提」跟現在的「奈吞」（泰語，即資本家之意）是不同的。在佛教的範圍之外，「捨提」和「奈吞」無甚差別！一個「捨提」或一個「奈吞」是一個積聚了百、千萬家資的大富翁。他們擁有超過自己所真正需要花用的錢財。但是在佛陀時代的習俗或慣例裡，一個「捨提」的地位是根據他所擁有的救濟所所估計的。救濟所是一種為了行善或協助窮苦和有難的平民而創辦的慈善所在。一個人擁有越多的救濟所，大家越會把他公認為一名更有

錢的「捨提」。因為救濟貧民是要花很多錢的；救濟越多的人就須花越多的錢，但也越使社會的窮人受益不淺。由此可見救濟所所實行的慈善義務其實就是一種帶有社會主義精神的社會福利事業。一個「捨提」無私的用自己的錢來幫助窮苦的人，為社會的利益出力，這個「捨提」就是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者。反過來說，一些沒有絲毫慈悲心的有錢人根本就不會想到要設立什麼救濟所。他們只懂得收存大量的錢財，並又再投資，吸取厚利和壓迫工人。他們是冷酷的「奈吞」或資本主義者。慈悲的「捨提」同樣的，也是資本主義者；但是他們同時也是善待工人和救濟社會的社會主義份子。

佛教社會裡所有的委員——僧人和俗家人——均受指導過關於有限度的消耗之必要，並被囑咐須經常遵守此宗旨。由此可見佛教的宗旨和精神是提倡真正和正確的社會主義。佛說：「吾之降生於世乃為救眾生也！」佛之現世並非為了任何一個人或為他自己，而是為了眾生。世上的宗教始祖都矢言他們的現世是為了眾生的益處，並還極力反對自私的行為和過份的消耗。

以宗教大同小異的宗旨來估計，我們可以說所有的宗教都包含著社會主義的精神和本質。但是「社會主義」這名詞往往會激起一種反感。有些人懼怕它；有些人憎恨它；有些人對它又怕又恨。好多人總以為社會主義者就是共產主義份子而索性把社會主義者關在牢裡！多麼愚蠢的一回事！為了實行我們的社會福利事業，我們必須擁抱社會主義之精神，認清楚我們的工作之「社會性」；不然的話，我們是等於在提倡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為個人或自己的

利益著想。那麼我們就不能算是確實為社會服務了！

倘若你們宣揚民主主義思想，所應該宣揚的是那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主義，而不是注重「自我」或個人主義的民主思想。很多憲法政府，尤其是在自由民主主義的制度裡，都允許大量財產的積聚。可是在一個社會主義形式的民主制度裡，政府（和人民）會把社會的需要和利益置於自己私人的需要之前。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每個人均能分享到社會存有的過剩之共同財富。那麼一個傾向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府可說是實行順隨自然定律的行政方則，只消耗該消耗的那一份而把其餘的分給眾生享用，藉以尊敬眾生俱生與來就有的自然權利。

我們所談論過的社會問題是隨著社會的形成而漸漸產生的。當人們獨居或分成小組而群居，好像石器時代的那個時候，這些社會問題是不存在的。可是當人口開始迅速的增加而人類也開始更大群的群居的時候，問題也跟著開始浮現。社會越增長和伸廣，人類同時開始互相爭鬥、互相攻擊和壓迫，問題也跟著越增加，最後激起了種種危機的形成。

因為這所有的問題之重要關鍵是屬於社會性的，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注重力轉向問題的來源處：社會。無論是怎樣的一種系統被取用為一個社會的管理制度，那系統的宗旨是該以社會的利益為主要目標而不是只為個人的利益設想。在一個偏重個人利益的社會，政府無法有效力的對付和解決社會問題，因為問題的範圍不限止於個人的行為與活動，相反的，它已擴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社會主義精神的精髓和存在是可從大自然宇宙的萬象萬物中發現到。

除了人類以外，大自然的一切眾生都不會過度的消耗任何東西。根據科學的學說，在人類還未出現於世之前，地球已有了比人類較為低等的生物。在那些生物的存在之前已有單細胞的生物生存在世。這所有不同階級的生物都不會從大自然取用超過牠們體內所需要之食物。甚至第一個有生命的單細胞也只吸取剛好足夠它生存或維持生命的那一份食物。即使是成群的細胞，或是比較遲出現的植物和飛禽走獸們，也只消耗不超過牠們身體所真正需要的那份食物和水份。牠們並無可存藏糧食的倉室。一隻鳥只能吃下牠的胃部所能容納的糧食。牠不可能吸收下超過牠所需要的食物份量。

當人類開始在地球上出現後，他們在森林裡生活著。初期的原始人類並不懂得存糧。他們沒有什麼倉室來收存食物，每天只吃恰好足夠維持他們的那一份糧食，而每天也只尋取恰好足夠餵飽他們的東西。沒有任何人會把過剩的食物收藏起來。因此我們所談到的社會問題也不存在。（當然他們還是必須面對好多別的問題。）

從當有人開始懂得貯藏食品而致使別人嘗到物品缺乏之麻煩的那個時候開始，人類的問題也跟著產生。一旦食物被貯藏，它們的供應也成了問題，造成了不平等的物質之分配。日子一久，物質缺乏的情況可能會導致治安上的危機。為了預防這種情況的發生，人群中就有了負責管理食物供應的領袖。但是爭鬥也免不了跟著發生。為了持社會的安寧和壓制欲

望的擴展，法律和道德的系統也因此被發展及奠定下來。

自然界是要我們只取用我們份內所該消耗的那份數量。多年來人類毫不在乎自然界的定律和生存之道。人只曉得儘量地爭取他們所能儘量爭取到的東西，造成了目前正在令我們煩惱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只取用適當的數量，所有的問題都不會存在，我們也用不著再傷腦筋。大家不會為了爭取一切事物而不惜手段的壓迫著別人。沒有人想佔別人的便宜，也沒有人會無恥的欺騙別人。

問題是，多少的消耗量才能算是足夠呢？實際上是根本沒有一個定律。一個人的消耗量是根據人體的健康情況、地點、時間和環境的情況而有所改變的。在目前的這個時髦世界，似乎什麼東西都不夠人類消耗的。佛家成語說：「極樂世界兩座金銀山，欲想填滿人心難又難。」這句話很明顯的指出人的欲望是難於滿足的。這不滿足的心理不外是由貪念和強烈的佔有慾所促成。

甚至共產主義也認為社會上之不平均的錢財的分配是人類非應付不可的問題。可是共產主義所採用的方法是有違大自然之道、矛盾百出的強迫手段，而社會所需要的是一種無私的、公正的、不違反大自然存在定律的政策。在這政策的管理之下，人民會以慈悲的心懷樂意的把過剩的財物拿出來讓別人分享。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的情況才可算是超過我們所真正需要的呢？「需要」這兩個

字的意義是能夠被人擴大的。有一些人會抱怨的說他們有所需要，其實他們並不真正的需要。譬如說，如果我們施捨我們所擁有的財物之百分之五巴仙，我們還是照舊的能夠好好地生存。由此可見對於有能力的人來說，捨施並非一件他們辦不到的事。世人應該學習捨施和濟助社會的窮苦以及殘廢和病痛的人，那是人道上應盡的義務，也是自己對社會所能貢獻的一種服務，致使自己變成一個抱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精神的人。倘若你是一個信奉上帝的人，毫無疑問的，上帝一定會讚美你的所為。如果每個上學校的孩子懂得把自己的零用錢省下分給缺乏零用錢的同學們的話，那麼學校裡再不會有餓著肚子的學生。我們也是照樣的可以和別人共同分享一些財物，雖然有時候我們會自以為自己根本沒有什麼可分！

任何宗教，尤其是佛教，是依靠這「共同合作和分享」的宗旨而存在的。舉個明顯的例子來說，我們這間佛寺就是依靠附近的村民慷慨的支持方能存在的。這些慷慨的村民並非擁有億萬家財的富豪。他們只不過是一般普通的老百姓罷了；但是他們卻捨得每天早上布施飯菜給佛寺裡的僧人。他們雖窮，卻樂意於捨施。佛寺裡的六十名僧人因此受惠不淺！這人口稀少窮鄉僻壤支持了六十個出家人的日常膳事。但是在曼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繁華的大都市裡，你可以遇到非常富有的千萬、億萬富翁。但是有好多富有的千萬、億萬富翁不會像這裡的村人樂意於施予。有些億萬家財的富翁為求名而行善，花萬數千作善事，成為報章的大新聞，那當然不是真正的為行善而行善，但最低限度總比那一毛不拔、毫無慈悲心

的吝嗇富豪還要好些。有一些大都市的富人不會像這附近的窮人一般慷慨的捨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簡單的說，這是因為鄉村的人還依舊的守持著古老的風俗和美德，而曼谷的人呢，大部份已「變質」，成為都市化的時髦份子，過著用時鐘代替了太陽的生活，並學了些「西洋派頭」，拼命的擺出一份洋相，終年忙忙碌碌的過著高速度的生活，忘形的拼命追求金錢、地位、名譽、快樂或甚至「精神上的安寧」，卻倒又忘記或疏遠了傳統的風俗習慣和美德，反而自以為自己是最文明、最有修養的紳士與淑女，甚至還以為自己就是上帝，能隨心所欲的做一切自己的心裡想做的事。

怎樣才可以說是共同分享呢？對於一些人來說，一億塊錢還是不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從不會有過剩的財物來救濟任何有難人。他們還想得到十億、百億、千億和萬億的金錢。他們從不會覺得自己已有了超過自己在實際上所需要的錢財。另一方面，有一些錢財並不很豐富的人卻能夠湊出足夠的財物，讓他們更缺乏的人來分享。由此可見慷慨的捨施一些財物救濟陷於困境的窮人並不是只有富翁才能辦到的事。窮人也是同樣的能夠根據自己的能力而捨施，讓別人來共同分享自己的財物。

社會主義就是以這簡單而又不違反宗教道理的宗旨為基礎。人不需要過份的消耗一切東西——無論是人類自己創造的或是早已存在於自然界的東西。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該有過剩的出產。我們是有權力出產超過我們所需要消耗的數量，因為我們可以把多餘的產品賣掉而把

所得的錢用來維持自己生活上的開銷以及為社會做些好事，例如救濟貧窮落難的人。或者是我們可以把那多餘的產品拿出來分給別人受用。那豈不是一件好事？甚至那些自以為無物可施的窮人其實也有他們可以施予別人享用的東西，只是他們自己並不覺察到罷了！因為捨施的範圍並不只限於物質方面，人還可以做精神上的捨施，例如給一些受挫而心灰意懶的人一些鼓勵和安慰，致使他們看得開或硬朗起來，壯志重振，努力奮鬥而最後闖出窘境，面向康莊大道，前途光明。

我們是有權力儘量尋取和消耗在我們的「需要」之範圍內的東西。倘若人人都懂得順隨大自然界之存在定律，清醒的應用我們的腦子和權力，這個人間世界將會充滿了一種屬於天堂的快樂和滿足，沒有痛苦和悲哀。因此人必須保持內心的平衡方能保持大自然界的平衡。不要被貪念所佔有而傷害了社會和大自然界的一切。順隨大自然界的定律，適當的取用和消耗自然資源並且顧及到眾生的自然生存權力。人類社會的和諧是非依靠大自然界的調和而不可的。這是大自然界的最崇高之定律而此定律也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之棟樑，與宗教教理的宗旨是一致的，不違反佛法，不違背上帝或任何宗教之基本原則。附帶宗教精神的社會主義應該是能夠應付目前的社會問題因為它掌握到問題的主要關鍵和根本。

目前世上所實行的社會福利服務事業尚須以佛家的「正見」為方針以便世人才能真正得益。歪見是社會問題的基本激發因素。因此如要改正世間的糾紛，人類不得不先培養正見。

有了正確的見解和思想，人才不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倘若世人有了正見，社會必會有好的改變。因此我們應該嘗試迴想起以往的錯誤，重新改過，再來一個新的開始，步入那屬於「法」的正道。如今我們對上帝、佛、或神、或甚至科學的教導和指示已漠然不視。我們已逐漸的離棄那根據大自然的安頓而定下來的生活方式。我們對宗教更冷淡。雖然我們已有了不少的國際機構，但是這些組織或機構的主持和負責人員有不少是暗藏私心，見利忘義，貪婪狡猾和充滿了欺詐之劣性，那能真正的為人類解決世界大問題呢？當然正直盡責之士並非沒有，可是畢竟為數不多。因此千萬不可隨便被一些虛有其名的組織或機構利用了！要不然你不祇被那些缺德鬼所利用，還必成為他們譏笑的大傻瓜！

宗教多數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於世。有些宗教要信徒們絕對聽從一個上帝；有些卻偏重於理性，有些重視儀式和神與鬼的奉拜。著時間的流逝，宗教也跟著遷流演變，甚至變了質。真正的宗教已幾乎不存在，所剩下的只不過是一些無甚大意義的儀式和外表罷了！有些宗教卻被納入哲學的範圍之內。說起來哲學這一門學問雖然跟宗教有些關係，但畢竟它還算是宗教範圍之外的一項科目。學者們愛從文學、自由藝術和哲學這方面來對宗教做進一步的瞭解；尤其是哲學，好多人對它有一種近乎於瘋狂的愛好。其實哲學並非宗教。它是一種嘗試解剖人生和宇宙的空論；雖然它的理論有涉牽到人類的實際問題，例如：人應該信奉上帝與否；或者是：所謂快樂是否真正的快樂？但是它所給的答覆卻又那麼的不實際，那麼的抽象和那

麼的似是而非！而佛教卻以科學的形式明顯和斷然的指出目前社會所面對的問題和人類所面對的痛苦，並又探索及認清痛苦之來源，最後提出解決問題之妙法，如此有秩序的、清醒的分析人生問題，又供給合理性的對付問題的方法。由此可見佛教是一種附帶有科學性質的實際性之宗教。它是合於情理，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和科學的挑戰。這是佛教的特點。

哲學專門推測一切論理的假定學說。哲學家們應用了不少的抽象詞句嘗試剖析這個世界和人生，其實他們不知道，這個只有理性、博愛、慈悲才能挽救和料理的好的世界並不是哲學的那些空幻的、抽象的字句所能支撐的。

在孩子的課本裡有這麼一個小例子可足夠於比喻哲學的徒勞無效。一個奔跑者在兩條鐵道之中正跑著，他發現到那兩條鐵道好像是在較遠的前面交叉著而併合成為一條鐵道。因此他一直不停地跑，心想找到兩鐵道併合為一的交叉點。事實上那兩條鐵道並沒有在遠處交叉而併合為一；所以無論那奔跑的人怎樣不停地跑也永遠不會找到鐵道交叉之處。空幻的哲學論理同樣的會把我們引入那奔跑者的處境。

科學問題的解決是須以實際的辦法來應付。首先須有一項實在的問題，然後再找尋一個恰當的以及合理性的實際方法來解決。宗教亦不異於科學。例如，倘若我們覺得執持著一個「自我」會激發痛苦，那麼放棄那「自我」就是脫離痛苦的好辦法！祇要是我們還不能接受「放棄自我」的好辦法，我們的問題還是照舊的存在，而我們也是依舊的沉淪於苦海，脫離

不了痛苦與煩惱。故此宗教是要我們以科學形式的辦法來個「對症下藥」。

因為我們並不認真的奉行宗教，日子一久，宗教也變成了哲學或邏輯。更可悲的是我們總以為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已盛行於世而引以為榮；到處都可看到宗教的標誌：有教堂、有佛寺和有神廟。但那只不過是外表的興旺罷了！我們早已毀了真正的宗教。我們好比盲了眼似的看不見正在發生的事情：正確宗教的滅亡。現今所留下來的宗教根本配不上「宗教」這個名稱！教會、傳教的人和信徒們以宗教為藉口，併命的找尋和爭取私人的利益，特別是金錢。他們把宗教「商業化」了！他們是真正的出賣了宗教的始祖！可是世人倒把目前的宗教境況視為一種繁榮的現象。倘若這種世態再不受控制，世人必定會看到宗教完全的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掉的那一日。

人是會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的；有時甚至不擇手段的爭取自己欲得之事物。因此宗教要我們無時不刻的要為別人設想，不可只為自己的利益而連累或傷害到別人和一切眾生。佛教注重放棄妄執「自我」觀念的重要性；別的宗教也同樣的教導世人要懂得犧牲自己的利益來造福於人群。因此信徒不可只偏重宗教的教理而忽略了修行。實踐法道是宗教的主要成份。倘若宗教之內有的只是空洞和虛幻的理論而缺乏實際上的修行，那麼那個宗教也稱不上是什麼特別的真正好宗教。

如今道德也是同樣的漸漸消失到令人驚駭的那個程度。現代人劣根性重，根本不重視忠、

孝、禮、義、廉、恥這些古人專重的美德。大多數是心胸狹窄、忘恩負義和見利忘義之輩。除此之外，現代人的虛偽和貪婪之心很重，又不懂得自我克制。幾乎每一個人都夢想得到錢財名利或別的能帶來「快樂」的東西。因此只要是有利可得，人是會不顧一切的爭取，毫不猶豫的摒下道德觀念，或甚至把道德踩於腳底下，把一切錯誤和罪惡的卑下之行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

曾經有過一段時期，道德還是潛伏在人類的肉體和血液裡。所有的佛教徒們好像是齊備了誠實、忠厚、忍耐和寬仁的美德。根本沒有任何人需要別人來大費心機的把那些美德灌輸給他們。孩子們只須觀察他們的父母就可感覺到仁慈和博愛是存在於他們的生活的每一方面。大人們也不需要為了孩子們的行為而高聲的破口大罵。大家是那麼和諧的住在一起，過著那真正簡樸自然的生活。可是在目前這個新時代，人過著緊張忙碌的生活，忙碌到幾乎沒有時間歇足喘息，因此父母們忽略了孩子的教育，也無法全心全意的顧慮到孩子們的精神發展。孩子們不能從父母親的行為活動學到什麼好的榜樣，因為他們跟父母親相處的時間實在是太少了！所以現在的社會正面對著一項大問題——有問題的孩子！這些孩子變的又自私又有侵略性。他們會偷、會吸毒、甚至會殺人！我們正在逐漸的失去了我們的傳統文化而道德或宗教觀念是我們的文化之主要一部份。自古以來，我們的歷代祖先均以奉行宗教的教理為他們的生

活的所必盡之要務。但是新時代的我們正在疏遠那叫作「宗教」的東西。

當這個地區的村人到田地裡種些果樹，或一些菜類或者是一些穀子，有時候他們會唱這兩小句歌詞：「餵餓鳥是積善功，餵餓人是慈悲縱」。村人認為如果有一隻餓鳥飛來吃了一些他們所種的果子、穀子或蔬菜，或者是一個飽受饑餓折磨的人從他們的田地裡偷了些什麼的來吃的話，他們並不會介意或生氣。相反的，他們認為那也是一種捨施。他們會種不只足夠他們自己吃的農產物，並且還會種過剩的以方便於捨施予饑餓的小鳥和流浪人。由此可見村人是如何的慷慨與慈悲啊！可是現在呢，如果有一隻饑餓的小鳥飛到別個地區的農村裡找吃，不久就馬上會有人用一把槍無情的把那隻可憐的小鳥射死，說不定還會把牠放在油裡炸來吃。現代的人就是如此的缺乏慈悲心。

以前的人就不同了！無論他們種什麼也好，是香蕉、黃梨或豆子，他們都會毫不在乎的讓饑餓的鳥兒或落難人吃。當時的人以佛陀好生之念的慈悲心腸為德行之基礎。先人的美德是一代又一代的傳下來，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他們的文化的重之一部份。不幸得很，現在我們已看不到這麼樣好的德行了！世人把這些優良的德行跟著他們一起走向末路。我們已失去這所有的一切美德因為我們已成為欲望的俘虜，抵不住新時代的種種誘惑。

日前世上尚餘存下來的宗教和道德只可從學生們的筆記簿裡或書本上發現到。而實際的宗教和道德的奉行和實踐反而從實際生活中消失掉。學生們可能攻讀宗教學這門科目，教師們可能會給他們及格的分數，但是那並不能代表宗教的存在，因為宗教的存在是以世人的實

際實行教理和實踐法道來估計的。沒有道德和宗教的世界會有怎麼樣的結果呢？

科學這個名詞包含了很多的東西。高深的科學對人類的貢獻是說不盡的，但是它也有很可怕的一面，因為它的毀壞能力幾乎是一發而不可收拾的。我們應該如何利用科學才算是最聰明之舉呢？我們應該做科學的主人而不做科學的奴隸。我們應認以宗教的教理和道德來預防人類對科學的濫用或計劃不良之企圖。我們應該鑽究科學範圍內的一門學問——人類心理學，因為它能使我們認清楚人類的思想和痛苦的激發之聯帶關係，使我們認清楚了人類在宇宙的地位。

今天我們是在一所「精神劇院」聚集著。雖然這所劇院跟別的劇院有好些相同之處，但是它不是為戲劇的表演而設的，它的設立是為了展示和分析有關於人類心理和精神的事情，因而被稱為「精神劇院」。那些跑來這所靠劇院參觀的人能夠增加他們對於心理學識的瞭解，領悟到人是如何的克服一切誘惑而獲得真正的解脫。

有時候我們是過份的依文字來解釋人類的精神或心理境況。舉個例子來說，很多人時常被「空」或「性空的心境」這些名詞弄昏了頭。多數人總以為「空」便是什麼都沒有了的意思而「性空的心境」就是空洞的腦子，沒有一切思想的腦子。其實「空」或「性空」的心境是指毫無慾念污染的心境。這裡我們有一幅畫掛在壁上，畫上題了這兩句詞句：「我心無雜念，靜聽草低語。」；這是「空」之心境，毫無欲望的心境，因此人能夠「聽到」草之低語，

聽到大自然之聲，聽到那小草正對我們說：無知的人類啊！稍為克制你們瘋狂的行為罷！你們會因此而快樂起來，像我們一般似的自由自在的優雅地隨風而舞。」心境不空，人無法聽到大自然之聲——那草的低語。故此這大自然之聲是「依空而立」的。可見「空境」並非什麼都沒有了的一個境界。

佛陀是大自然的真正「同志」。他出生在「地上」，覺悟宇宙真理、入定禪觀、入寢和圓寂在地上。他在河邊的一棵菩提樹下覺悟，証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雲遊說法，隨便的在小茅房裡過夜。他跟世間眾生同存於大地，同存於大自然界。他的出生、證道和圓寂均發生在「地上」，有誰可否認佛陀跟大自然界的親密關係呢？佛陀是那麼慈悲的對待眾生，他豈不是大自然最好的「同志」嗎？我們這些佛陀的信徒最好還是學習他老人家的榜樣，跟大自然來個「同志」之交，順隨大自然的定律，自由逍遙的過日子。我們是由大自然的這塊大地滋生，所以我們必須適應和珍惜這塊大地，大地滋養了有生命的眾生，而大地也擁抱了眾生的死亡，所以生命的結束只不過是眾生的歸返本真。

我們應該是大自然的同志，可是我們倒反過來跟大自然作對，輕視大自然！我們把自然界的天然資源改形變式的貯藏在銀行裡或倉庫裡。我們以高傲不屑的眼光來看這個大自然的「世界」，並自高自大的說：「人類已征服了大自然！」事實上我們都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可憐蟲，因為我們的所作所為是等於拼命的把自己逼出這個滋養我們的大自然。於是，我們只好走向

末路！是的，我們的確是把一切都搞錯了！放任或恣縱取代了克制和紀律；哲學與邏輯取代了正確的宗教。在這種腐敗和頹廢的世態下，我們怎麼可能解決社會的問題呢？

所以人如欲想認真的解決社會問題還是不得不歸依宗教，以教理來克制人類的欲望和行為。不要浪費或糟塌一切物質。倘若我們貪婪的爭取世上的一切物質，大自然將從那裡拿出來那麼多的天然資源來供應人類那永不知足的貪婪心呢？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人也應該懂得節省，不可隨心所欲的浪費和糟塌自己的財物。節省是一種美德，但各畜是劣性。在現代的社會裡，各畜的人多的是，而樂於捨施的人則如鳳毛麟角。有錢的大富豪應該學習布施之德，多積點功德，而貧窮的人也不須沮喪，應該培養自我滿足之心，懂得安分守己和樂天知命之理，因為人生無常，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在運轉流動和生滅變化，故此富者未必終生無憾，而貧者也未必一輩子苦！所以人要懂得互相幫助，培養為大眾、為社會犧牲之精神。世上的宗教不是這麼樣的教導我們的嗎？那為社會的利益設想和犧牲的精神不好是社會主義所提倡的無私精神嗎？那宗教的教理豈不是都附帶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本質嗎？因此，不要怕和憎恨「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必要的話，你可以在這個名詞之前再加上「佛教」這兩個字，把它稱為「佛教社會主義」，如果這麼做會使你感到舒服些，那就不妨這麼樣做罷！其實佛教社會主義也就是上帝的社會主義，因為這裡所提到的社會是指人類的社會，而我們人類就是上帝的「歷代」子孫，既然上帝愛我們，他豈有不關心我們的社會之理？正確的社會

主義是宇宙的真理而上帝是宇宙之創者，故此宇宙的真理亦是上帝的真理，人類的社會主義亦是上帝的社會主義。所以正確的社會主義有何可懼之處？

在目前的世界裡盛行著不少觀點似乎不一致的宗教。這是因為語文不能徹底地表達真理的奧妙，致使多數的教徒都只認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之教理才是唯一正確的「真理」，而排斥他教的教理為「邪說外道」。語文的貧乏和應用的不適當導致人類對宗教誤解的產生，進而促使世人組成互相對抗的集團，對宗教思想跟他們不一致的人進行壓迫手段。其實一般宗教的宗旨均以人類的博愛和世界的和平為主要目標。每一門宗教都勸人為善，並以未來的理想世界，即「天堂」或「天國」、「西方極樂世界」或「淨土」，來激發世人的嚮往，致使他們棄邪歸正和誠心行善。此外，尚有「地獄」和「果報」的論說以便恐嚇和阻止世人的為非作歹。但是宗教的奧妙之處是在其最崇高的真理之超世性，就以佛教來說，它的真理是超越世間經驗但又不離開世間經驗的。所以根性圓滿而修成佛的人是生活在人的世界而同時又跨越人的世界，生活在超世之領域裡。總而言之，宗教的奧妙是語文無法充份的表達出來；我們必須依靠實際的修行和實踐教理之道才能體驗和領悟到其中之奧妙。只有真正的奉行教理方能使我們得到解脫，解化了困擾我們的問題，把我們從苦海中救出來。

我知道你們是盡心的為社會改善種種問題。因此你們捐贈了不少的基金和舉辦各種有益於社會的活動。但是我所顧慮的是你們有時候忽視了人類的劣性——自私心。我們的社會是一

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人心陰險、虛偽和自私，你有利用可供，人家會奉承你，把你當天神似的看待。一朝你失足而破產，他們可能會一腳把你踢開，認為你是該受那無情之一腳。利之所在，人可六親不認，那還管得了什麼人情、道德和宗教？

我們定下了法律，做為社會治安的保障，但是每天我們還是可以從報紙、電視機和收音機看到、聽到各種各樣的犯罪案件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此起彼伏的發生，甚至變本加厲，層出不窮。搶劫、強姦、謀殺、內外戰爭已是日常新聞。貧窮的國家面對不少的社會問題，富有的強國亦不例外，可見金錢並不能解決社會的某些問題，也不能為人類帶來真正的快樂。

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應社會環境的需要而改變的。但是無論人類怎麼樣的發展，世人總享不到內心的安寧。只要是世人尚不回頭面向宗教和道德，這世界還是照舊的日日夜夜混亂著、呻吟著；世間的人類社會就是這樣的瀰漫著戾氣，治安豈能無損？反過來說，如果世人能拋棄自私心，大家努力為社會的利益與繁榮奮鬥，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快樂豈有不在眼前亮相之理？

現在科學的快速發展，使人不禁為之愕然，電視、電腦、甚至機械人的產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使人類受惠不淺。科學的發達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每一件事物有其正面，也必有其反面。科學亦不例外。倘若人類不懂得好好的利用科學來造福人群，反而利用它來創造足於毀滅整個世界的武器，那我們還需要這種科學來做什麼呢？富有強國有能力把人類送

到月球上去，一方面是為了科學的進步與發展，另一方面又是為了什麼呢？會不會暗藏著自私的目的呢？科學的進步會不會把人類推進一個危機呢？或帶著人類走向那毀滅之路呢？

『獨裁』的社會主義

幾乎每個人對「社會主義」這名詞都感到熟悉，知道它是一個政治系統或政治主義的名稱。多數人以為它是一個政治系統或政治主義的名稱，並以為它是跟自由民主主義敵對的一個系統。當你一提到社會主義，人家會以為你所指的是共產主義。但是在這裡我們所講到的社會主義並不附帶共產思想。相反的，我們所將提起的社會主義是根據宗教的宗旨或以更基本的形式來說，是根據自然界的定律而形成的社會主義。倘若我們從道德或宗教的角度來研究社會主義的話，我們將會瞭解它的真正意義。道德即是那能夠維持萬象萬物的正常和平衡狀況的教理或正法。因此道德即是正法。含有道德的行為能導致安祥與和平。缺乏道德社會必陷入混亂之狀。社會主義是要我們從道德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的那個角度來對它做一個徹底的瞭解。

首先讓我們來仔細的考慮「政治」這兩個字，因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充滿了政治理想的系統。「政治」是很有問題的一個名詞。有些人把它視為一種毫無價值和意義的玩意，附帶有欺詐和剝削的性質；又有些人把它視為能夠導致世界和平的一個策略。事實上政治是為了應付和解決人類社會問題而產有或形成的管理和行政制度。因為政治所觸到的是人類或有人類的問題，因此它不可缺乏道德的性質，社會方能被處理的好，人類才有樂可享，要不然，

它就是不好的政治、腐敗和骯髒的政治。在基本上來說，社會主義是比別的政治系統更帶有道德精神性質，因為它偏重大眾的福利。

當然在任何一個社會裡，如要人與人合作的話，那亦非靠宗教所教導人類的道德不可。人要懂得博愛、慈悲、忠厚、容忍、真誠、勤勞、謙讓和節省種種美德才能和睦的相處，社會上的種種事情才能辦的好。要把一個國家管理的好，領導人更不能缺乏道德的薰陶，以便成為老百姓的好榜樣。人人要懂得安分守己才能達到國泰民安的那個境況。大家摒掉自私心，為社會設想和出力，建設一個不自私的社會。這就是真正維護福利平等的社會主義國。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非有濃厚的宗教性質不可。

領導人或統治者的成功與失敗是跟他們的德行脫離不了關係的。現代的大學有「政治學」或「政治科學」這一項科目。政治家可能自稱精通政治學，可是倘若他們所提倡的政治行政方法有違於道德，其結果是不難於想像的。

宗教和政治是有重要的關係的。宗教的境界是道德之最美滿和完整的一種境界。既然一個政治制度在基本上應該是一種道德系統，那麼毫無疑問的，政治和宗教是應該站在同一個立場。當然一提到政治，世人馬上會想到選舉、社會治安、通貨膨脹或生活內物質方面上的事情，可是既然政治是跟宗教站於同一個立場，而宗教的意義是在於人類精神上的發展，所以政治也同樣的應該以精神上的發展為重要目的。政治家可以把一個國家的繁榮建立好，

人民不缺乏物質的享受，但是倘若國內大部份人卻不快樂，感到苦悶，就是政治家有本事把更多的物質帶來給人民享用，那又有什麼用呢？佛教曾被人批評為一種偏重於精神發展之宗教；卻又有人認為它太實際、太偏重於物質了！其實佛教是處於兩者之中，是兩者的平衡之綜合。正確的宗教是不會成為物質世界的奴隸，也不會成為偏重宗教精神的極端份子的武器。

通常上世人愛把政治視為屬於物質方面的一件事。人們會說政治是一種「骯髒」的玩意；但是如果政治是骯髒的話，那是因為人們把它應該附帶有的道德性質除掉了！當然，沒有道德性質的政治是醜陋的。真正的政治是反抗歪見、暴力、貪污、慾念和類似的人類劣性之一種奮鬥。很不幸的是只因為我們曾看過或聽過有關於世界政治「舞台」所「上演」的不少貪污和醜陋事件，所以多數人都把政治當做一種骯髒和危險的玩意。其實這也難怪他們，因為自古以來政治就是那樣難搞的一件事。難搞的原因是出於人的劣性，政治家們如一朝得勢，得意忘形，見利忘義，賞罰之權，握於掌中，權威所及，眾人俯首。可是物極必反，君不賢民必反，一朝失勢，權力被奪，英雄亦被逼走下政治的舞台。

由此可見政治是應該以道德為基礎的，因為只有這種含有道德性質的政治才能挽救這個墮落的世界。所以政治所需要的道德是該有實際和實用性質的。

民主主義這個名詞是一種政治思想。它的意義有時會令人感到有些含糊不清，並時常被引用在不同的情況下。在某一方面，民主主義可成為損人利己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它又

是能夠致使人類達到和平的媒介。資本主義和無產（勞動）階級者在互相敵對的情況下均愛借用「民主」這個政治名詞來顯示自己的「公正」與「合理性」的立場。資本主義者引用這個名詞來庇護他們所爭取到的一切事物、錢財和產業；而無產階級者則引用它來顯示他們的被剝削。那麼，什麼才是「民主主義」的真正意義呢？讓我們從「自由民主主義」這個名詞和「社會民主主義」另外一個名詞來分析民主主義的本質。

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主義擁護自由世界之理想。但是它所擁護的「自由」似乎是太含糊、太缺乏適當的限制了！雖然那理想的「自由」一直被巧妙的反映在自由民主主義的哲學裡，可是實際上那種「自由」是難於實行的。因為其含義模糊不清，好多人對「自由民主主義」的「自由」產生了誤解。有些人以為在那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人都可以自由的隨心所欲，做些自己心裡想做的事，因為自己有了民主的自由權利。倘若真的是這樣的話，那麼，惡棍會不會憑著有了自由權力的藉口而非作歹呢？當然賢者也同樣的需要「自由」，但是如果自由沒有一個界限的話，社會豈不會大亂？

我們必須接受人類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這個現實。因此在任何一個社會裡，個人的自由一定要有個限度才行。要不然，社會的秩序會被搞亂。目前的世界正面對很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特別是在一些所謂自由民主的國家，犯罪事件是日常必有的新聞。總之，人類所需要的是一種合理式的民主主義。在民主主義的制度裡，政府是由人民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選舉

出來的，而獲選的政府有維護人民的民主權力和自由的責任。但是在好多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裡，有為數不少的人民濫用自己的自由權力，做出一些有害於社會之事，把「自由」推出了正軌，引入邪道。所以社會不得不對個人的「民主自由權力」作稍為的控制，其目的是在於維持治安和促進社會的發展與繁榮。人民應該把私人的利益置於社會利益之下，對社會抱著一種犧牲的精神。當然這並不是說人民沒有賺錢發大財或旅行、享受別種合理的活動的自由。相反的，政府會維護人民所該有的合理性之民主自由權力。這是社會主義式的民主主義。你可以把它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罷！

從佛教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這麼說：社會主義是有兩種的，屬於佛教性質和違反佛教教理的社會主義。就稱前者為佛教社會主義而後著非佛教社會主義罷！前者能挽救這個已開走向毀滅之末路的世界而後者只有增進毀滅之速度。

佛教是以人類精神的解脫為宗旨，佛教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也該抱有同樣的宗旨，以人類的精神自由為理想之目標。當然任何一種政治主義或政府都不該忽視人民的物質方面之需要，不過精神上的解脫和自由比物質的豐富更加難獲得。因為真正的自由是擺脫了束縛人類的一切枷鎖而獲得的無上解脫。佛陀稱之為涅槃。世俗的自由並不能使人真正的擺脫痛苦與煩惱，因為那種自由並不能使人超世，把人引入那無我、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

「自由」本來是個人的事，但是尊重個人的自由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的安祥和平靜，因為

一個人需要自由的目的跟另外一個同樣需要自由的人的目的必有相異之處。有個故事說到一個人，捕捉了一隻猴子、一隻鳥、一隻蜥蜴，一隻老鷹和一隻老虎，然後用一根長繩子把牠們綁起來。當然每一隻動物都想獲得自由，牠們向著不同的方向拼命的掙扎，欲想從綁著牠們的繩子擺脫出來。那猴子掙扎著想爬上旁邊的一棵樹，那鳥兒拼命張開翅膀嘗試飛上天，那老鷹笨拙的掙扎，想爬到附近的一個沼池，而那蜥蜴和老虎也同樣的掙扎，各想奔向大森林。可見那些動物們同樣的需要「自由」去做不一樣的事。人也是同樣的需要自由來做種種不同的事情，有好的事情也有壞的事情。因此我們不得不限制這個人人欲得的自由。所以，個人的自由是應該在大眾的自由之下，應該在社會的利益和國家的治安、繁榮以及和平之下。

讓我們來檢驗一項極能使人爭論的概念：獨裁的民主主義。既然是「民主」，為何又來一個「獨裁」呢？沉醉於自由主義的人一聽到「獨裁」這兩個字會驚恐或最低限度感到不自在。獨裁或專政可分為兩種。第一是理想上之獨裁——例如，把自己對政治所抱有的看法和思想視為最理想的政治主義而不但不能接受別人有異於己的看法和思想，並且還專制的強逼別人接受自己的理想主義。這是不實際的一種理想。第二是合理性的方法上之獨裁。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充份的民主化，有時候國內社會問題看了似乎還須花上一大段時間來解決，執政者不得不以合理的「獨裁」方法迅速的把問題解決好。雖然行政者的方法的確有些「獨裁性質」，可是只要是他的辦法或政則合於情理而又能生效力，大部份的人民均不會介意，反

有維護的傾向，何必來個遊街示威抗議，大煞風景，把整個社會搞的翻天覆地呢？

不要被「獨裁」這兩個字嚇著了！在理想的佛教社會主義裡，「獨裁」的辦法只不過是用來加速社會問題的解決罷了！而且那些辦法還合於理性。暴虐的專政或獨裁制度是無法贏得民心的。真正的佛教社會主義是沒有暴虐的獨裁制度立足的地方。佛教偏重理性，而暴虐的專權制度那會講理性呢？其實在這裡所提到的「獨裁」或「專權」並非世人所熟知的暴虐之專權而是一種賢明、堅決及合理的果斷。

如果我們能夠對自己的欲望施些「獨裁」的壓力，可能我們的生活不會充滿了那麼多的煩惱。社會的問題會因此而大大的減少，甚至不需要什麼特別警察或特務軍人或類似的組織來維持秩序和治安。但是欲望總是在人類的心裡作怪，促使人為非作歹，無惡不作，所以那名字頂好聽的自由民主主義根本起不了什麼實際作用，除了掛一個空洞的「自由民主」之名。世上一些大強國不是很「自由」、很「民主」的嗎？可是仔細地探一探那些國家的日常犯罪案件數目之多，如不使你瞠目結舌那才是怪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別的而是在於人那永無止境的欲望正在控制著整個世界的人類。這並不等於說人類不可以有欲望；欲望或希望是人類生活的推動力。有些人說欲望這個名詞比希望更加粗俗和難聽，無論你對這兩個名詞有怎樣的見解，你可能不得不承認人如果對生存沒有任何的希望或欲望，那人生就是一大片空白，生活失去了意義，生命的連續也無甚價值。可是世人應該明白倘若人能以清醒的頭腦和理智，

並以宗教的道德觀念，洞察欲望的本質，他們會發現到欲望是一種能夠導致我們人類失去理智的推動力。故此人應該以理性和宗教觀念來軟化和沖淡自己的欲望，培養一些「正當」的希望，對自己的生命、生活和社會負起責任。不要被強烈的「希望」或「欲望」弄昏了頭，把人性、理智和道德踩在腳底下。

社會主義的核心是什麼呢？它是人類對社會所獻出的無私精神。社會是一大群人在一起居住而形成的一個大團體，而政治是管理這一大群人所必採用的治理和行政方法的一個系統。由此可見「社會」和「政治」都跟「一大群人」有關。這兩個名詞的基本含義是有一點聯帶關係的。社會主義的成功與失敗的關鍵是在於人民能否真正的合作以及他們是否能夠真心誠意的對社會獻出無私的精神，把自己私人的利益置於社會利益之下？

大自然在其原有的純狀是純社會主義的一個好例子。地球一跟太陽分開後就逐漸的冷下來和開始硬化。經過好多年的風吹雨打，地上的巨大岩石有一部份變成了沙、塵土或種種礦物。單細胞的生物受到空氣、陽光和水份的滋養而開始演變，終於飛禽走獸、包括人類開始在地球上出現和生存。因此每一樣事物都是依賴著別的事物因形成的。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以相對的依存關係而存在。佛說：因緣和合導致宇宙間的萬事萬物之形成；因緣離散，導致萬事萬物的消滅。阿含經有此記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止無故彼無，止滅故彼滅。」故此，人類世界和大自然世界均以相依關係而存在。

在很早以前大自然就以因緣和合之理，為宇宙精細的安排了一切。眾生必須維持自然的調和及平衡而生存、發展與繁殖。在大自然的安排裡，眾生不可有偏向任何事物的消耗之傾向。例如，一個胃只可容納恰好足夠填飽自己的糧食。大自然嚴格的限制任何形式的貯藏和過度的消耗。違者會使到整個大自然的調和與平衡受到威脅。一切動物、植物、昆蟲甚至細菌或微生物全部順隨大自然的定律，消耗著牠們份內所該消耗的那一份食物。大自然對萬物採取了「獨裁」的手段。但是倘若沒有了這「獨裁」的手段，眾生必定面對滅亡之命運。所以大自然是為眾生的生存設想，要眾生順隨自然界的定律，無私的保持和維持著大自然的存在，並保留了大自然社會的調和與平衡。宇宙間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社會份子，而大自然是必須依靠它所有的「社會份子」的「團結」方能生存。所以自然界的眾生，特別是人類，有保護大自然界的責任或義務。

在整個自然界的進化發展過程中，從單細胞的生物直至原始人類的出世，大自然世界都是與生俱來的抱著「社會主義」精神。自然界裡的社會份子，即眾生（不包括人類）都對牠們的自然社會顯示了正確的社會精神。早期的原始人也不違反自然界的定律。但是現在呢，情況不同了！一些令我深感奇怪的「反大自然」的人類以大自然界的「主人」的姿態，開始對自然界的一切進行駭人的侵犯和毀壞。他們染污了世間的水、空氣、甚至大海，砍倒了好多、好多的樹木，幾乎挖盡了地裡的礦物，並還獵擒一些稀有的飛鳥和動物，導致牠們的絕

種。這些不珍愛大自然的人憑著他們的「自由」把自然界搞亂了！

看一看我們身邊的樹木、石頭、沙子和昆蟲罷！自古以來牠們就是這樣的順隨自然定律而存在，默默地以相對的依存關係而存在。人類在牠們的一旁道貌岸然的、自以為對的大發表這理論、那理論、這哲學、那哲學或這系統、那系統，但從不醒悟到自己是大自然滋養的一種有生命之物體，也不醒悟到自己是必須跟宇宙的萬象萬物相依共存。因此他們不珍惜大樹、不珍惜飛鳥、不欣賞鮮花野草、不熱愛那高山大海，也不看重那江河流水。他們只懂得日夜的忙碌著，為功名利祿而忙碌著。他們想盡辦法來改善他們的社會，但是他們毫不猶豫的侵犯和甚至毀壞大自然界的社會。

但是大自然是有反應的！它會反抗人類的缺德和暴行。它會以「獨裁」的手段來對付自高自大的愚蠢的人類。如果人類尚不知後退，尚不願意順隨和聽從大自然的定律之話，他們會自找苦吃，大自然會讓他們自己走向滅亡之路。人類以貪婪和自私的心損壞了大自然而大自然也會毫不猶豫的懲罰人類。這是「因緣果報」之理。曾有一個始於印度的古老故事講到世間的第一個國王，名叫三瑪第拉查。在古時候，人們是生活在森林裡。他們並沒有什麼文化，但是他們有足夠吃用的東西，生活簡單，但是他們樂天知命、安分守己的在大自然界裡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可是後來有一些人心生惡念，不滿現狀，開始吵架、偷、搶和甚至毀壞和殘殺，不把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原有的秩序放在眼裡。終於三瑪第拉查國王不得不出面把

一切暴亂和混亂鎮壓下去。他以「獨裁」的手段來平定國家的混亂情況，但他是一位賢明的君主，故此他的「獨裁」手段合於理性、不違宗教之教理。因此他阻止一切不良的行為，指導人民，處罰惡徒，並獎賞有功之士。

根據巴利書典的記載，當人民受到極大的壓迫，過著悲哀苦澀的日子時候，他們會期望一個賢明、正直的領袖之出現。如真有其人，他們會樂意的信任他，把適當的權力交給他。這位領袖或「拉查」會賢明的管理或統治國家，保護善良的百姓，不使他們受到欺騙和壓迫，為人民帶來快樂和滿足之心。「拉查」這個字的意義就是滿足。在任何一个社會主義的國家，只要是領導人能夠真正的為整個社會帶來幸福與快樂，無私的為社會服務，而人民也真正的能夠為社會的利益而犧牲精神、力量或甚至財物，那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就是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國（雖然領導人可能是一位國王或是一些被選舉出來的能人）。

印度在早期的歷史過程中一直是被君主統治著。一些名威極受尊敬的國王均能自稱是印度神話中第一個國王的後裔。這自我宣稱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拉查」（國王）的名稱，而是在於「拉查」的含意。在印度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並不是所有的「拉查」都把社會管理的好。不少的「拉查」身居金殿玉堂，吃的是山珍海味，對國民的生活起居卻毫不關心。

一個理想的統治者必順齊備了巴利書典所提到的皇家十美德。雖然我們早已廢掉君主專政的政治制度，稍微研究一下這皇家十美德也並非無聊之舉。第一美德是慷慨，即慷慨於布

施；第二位是遵奉道德和宗教教理；第三是公正無私；第四是誠實，第五是溫和有禮；第六是自我抑制；第七是仁慈——無嗔無怒；第八是不傷人利己——無自私心；第九是忍耐；第十是不違反正法。一個齊備了這十美德的君主必是社會或國家的主要大棟樑，洋溢著正直和無私的犧牲精神。他的統治會以社會的福利事業和人民的安樂為核心。他的政治理想代表完整的社會主義精神——公正無私、慷慨和理性的為社會出力、服務或犧牲，造福人群。任何一個國家如有這麼賢明的一位君主，卻又何苦一定要廢除君主制度呢？

倘若一個君主領著政府殘暴的對待人民，整天吃喝享樂，不理國家大事，當然這種政府是應該被掉。反過來說，如果一位君王以身作則，以極有道德的行為和方法來統治國家，在他的領導之下，老百姓會心滿意足，沒有壓迫他們的大資本家，也沒有叫苦連天的勞工殘民，貧富之距離不大，人民之中並無刻意的階級之分別。

合於情理的社會法律限制了「自由」的意義，致使人民不濫用自己的「民主自由」，雖然可能會有一小部份的人會埋怨那「獨裁性」的作法，可是它卻維持了社會的和諧與平衡，大家和睦共處，和平共存。這就是一個屬於「獨裁性質」的佛教社會主義的境況。

佛教僧團的活動在某些方面帶有「獨裁性質」的形式，尤其是在僧人的日常生活裡，佛陀已為僧人定下了適當的規律，要僧人守持著簡單的生活方式，不可浪費或糟塌食品。每個僧人只能擁有以三塊布料分別縫成的僧衣。多餘的僧衣必須歸為僧團共有的產物，以便供

給任何一位缺乏僧衣的僧人穿用。這是社會主義的精神。僧人不可積藏食物，也不可以把它留下過一夜。不遵守此項規律即是破戒。一個僧人只可吃適當的份量的食物，剩下的應該把它捨施給別人。根據律藏上的記載，僧人的茅舍不該超過九尺寬、十二尺長的面積，差不多是現代浴室的一般大小。違反者就是等於犯戒。律藏中尚規定一個健康的僧人不該隨心所欲，隨便服用什麼藥材。身體健康的僧人根本不需要再服用什麼珍貴的補品，因為那是多餘的事。簡單的說，僧人所過的生活應該是簡樸自然，不需要任何的奢侈品來點綴。在這種情況下，欲望沒有其立足之地。每一個正當的宗教均提倡節省的美德，反對過度的消耗，並認為過度的消耗是有違上帝的聖誡，是罪惡的行為，因為它能增進自私和貪婪的劣性。佛教有句話說：「眾生有生、老、病、死的過程中皆良友也！」這句話跟中國人的俗語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大同小異之意義。後一句只限於人類，而前一句包括了所有的生靈。

佛陀以「獨裁」的方式克服了自己的弱點，戰勝了自己，證悟宇宙真理，得到無上智慧。他又以「獨裁」方法為僧伽發展了一個僧侶們的社會主義系統，為僧伽定下了適當的規律。但在他圓寂之前，他卻很民主的允許僧伽廢掉任何一項他們認為不夠妥當的戒律。結果並沒有任何一個比丘反對他所定下的所有的戒律。由此可見佛陀並不是一個蠻不講理的「獨裁者」；相反的，他是一位很民主的導師。當時他所採用的「獨裁」形式的方法並不缺乏理性，不然的話，有誰會心甘情願的投拜他為師呢？

印度的阿輸迦王是實行佛教社會主義的一個最好的例子。從那還留下來的石柱上的記載，我們可以獲知有關阿輸迦王的功績和他那特別的「獨裁」行政手段。他驅走了好多的異端邪說教徒而淨化了整個僧伽。他堅持社會各階級的人要遵守道德，實行教理。他在路邊挖掘了好多的水井以方便口渴的行人取水解渴，並又種了各種果樹讓眾人取果充饑。阿輸迦王一下諭旨之後，他的一名手下，擅瑪馬達雅會檢查和估計到底國王的計劃或命令是否真的被實行。違者必被受到合於情理的處罰。在他的生命將結束的那一段時期，阿輸迦王所剩下的財產只不過是半顆羅望子果的種子。在他臨死之前他甚至把那半粒種子送給一個比丘。誰會那麼做的呢？一個暴君抑或一個仁慈、無私的君主？阿輸迦就是一個為了社會和人民的安祥與快樂而不惜用盡自己的財產的國王。他是一個抱有純佛教社會主義精神的國王。石柱上的記載說明阿輸迦王排斥暴虐的獨裁而贊同仁慈的、合於情理的「獨裁」。

有時候，平常的佛教徒也會表現無私的社會主義精神。有些善男信女過著簡單和節省的生活，可是他們時常樂於布施。拿佛陀時代的「捨提」（財主）為例子罷！當時的「捨提」們愛設立救濟所。社會裡的貧民可以在那些救濟所吃免費的飯菜以及領取免費的用品。設立救濟所的人是「捨提」，支持救濟所的人也是那些心地慈悲的「捨提」。以現代話來比喻，「捨提」就是大富豪、大財主或大資本家、資本主義者。但是佛陀時代的資本主義者是那麼仁慈和認真的關心和幫助社會，而他們多數又是信佛的，所以他們同時又是真正的佛教社會

主義信徒。

在佛陀的時代，甚至奴隸也不想離開他們的主人，因為那些身為「捨提」的主人善待奴隸們。主人和奴隸有如一家人似的和睦相處。在佛教持戒日裡，他們會一起持戒；在工作日裡，大家共同勞動，並又把過剩的產物拿到救濟所布施貧苦的村民。奴隸不想離開主人，因為在主人身邊他們感覺到溫暖和自在。這種奴隸制度還算是有理性和人性的奴隸制度，但是以前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曾實行一種缺乏理性的奴隸制度。在那種制度裡，主人對待奴隸就好像他們對待某些動物一般的無情無義。在那種情況下，當然奴隸們是想爭取自由身的。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的黑奴（在林肯總統解放黑奴之前的那個時代）。那個時候好多黑人奴隸真是把他們的主人恨透了！但是佛陀時代的奴隸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無所抱怨，雖然他們沒有剃度落髮出家的權力，但是他們有得到自由身或終生在主人溫暖的家裡效勞的選擇。當然奴隸制度的產生是人類的一個大錯誤，尤其是以現代這講究人權的世界來觀看，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同意或讚成奴隸制度。林肯總統曾說過一句話：「就像我不想當奴隸一樣的，我也不想當主人。」

如今世人有崇拜和跟隨西方思想的傾向。很多人提倡人類的平等、人權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根據理論方面的推測來講，那些主義是極有理想性質的，問題是出於人類有濫用自由與人權的傾向。世人並不真正的明白這些理想主義。試試問一問自己，這一百多年來，我們

到底是在維護什麼樣的民主主義？正直和公平的自由民主主義還是充滿了貪污、欺詐、出了正軌和離了譜的自由民主主義？我並不反對正確的自由民主主義，但是我不能接受一個空洞的、虛有其名的「自由民主主義」。

佛陀時代的印度北部有些小國家當時實行很特殊的政治制度。例如，里差維斯國的統治者是從卡斯特里亞階級選出來的最優秀的兩百二十位議會議員治理國家大事。議員們選出一個領袖以國王的形式擔任為期七個月的領導人。一滿期這位執政七個月的「國王」必須退位而他的「王位」立被別人取代。鄰近的強國古沙拉無法佔領好像里差維斯這一類的小國因為後者齊有堅固和穩定的佛教社會主義制度。不過當這些小國開始放棄原有的政治制度，他們的國家也跟著開始衰弱而最後走向瓦解和滅亡之路。在他的雲遊說法中，佛陀曾以里差維斯國的國民為一個佛教社會主義民族興衰之典形例子。在實行著佛教社會主義的時期。里差維斯國的人民過著一種謹慎、簡樸、節省和無私的生活，他們極注重社會的治安和公共利益，並又關心國防事情，而且還尊重女人。但是後來因捨棄原有的生活方式而被敵人毀滅。

最後允我提出一項我本人認為對將來極有重要性的意見或觀點——那就是像我們的國家這樣的小國應該堅持有理性的「獨裁」佛教社會主義，不然的話，國家的前途可能有嚴重的問題。並非自由民主思想不好，而是我們太濫用民主制度下的「自由」之權力了，不顧及到社會的利益，致使到自由民主制度產生了太多的瑕疵了！社會主義是比較適用，但是它必須是一種非極端而又以宗教的正確真理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方可用的著。

對世界有益的社會主義

為何我們應該考慮社會主義這概念？是否只為了一些無聊而卻又風行於政治舞台的政治學說？如今世上有不少的國家自稱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理想國家，但是從報紙、收音機和電視機這一些新聞媒介，我們已獲知在那些國家裡，人民並沒有享受到正確的社會主義所該帶來的自由、平等、幸福與快樂。由此可知那些國家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是非常有問題的，而這種社會主義正在擴展它的勢力，的確令人深感不安，因為它帶有壓迫、威脅和不尊重道德及人權的性質。世人應該放棄這種邪惡的社會主義，而重新估計與反省有關於正當的社會主義應該擁有甚麼特質才能算是正確合理。

其實佛教的本質並不缺乏民主社會主義精神的存在。佛陀本身是一個帶有民主思想的社會主義者，但是他也不反對賢明的獨裁君主。他提倡以理性來啟發人們的智慧，而又以智慧來證悟宇宙的真理。對佛陀來說，無論是君主制度、民主度或者是社會主義系統都應該以宇宙和人生的真理為基本信條和生活的真諦。因此以正確的佛教教理（或別種宗教的正確教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是目前某些國家所實行的違理性、違人權的社會主義還要崇高的多。現世的社會主義已經激發了不少的人類問題，造出了不少的人間悲劇。但是可惜得很，世人多數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好多無知的世人爭先恐後的投身成為那帶有血腥味的社會

主義之隨從者，那豈非一件可悲之事？

佛陀的教理在各方面都潛伏著正確的社會主義的精神。依著教理為自己的生活做一切適當的安排，生活必不會充滿了痛苦與煩惱。所以佛法是一個無價之寶而這無價之寶已在我們的國家存在了好多年，為何不好好的珍惜和利用它呢？為何還要讓一些幼稚、荒謬並又損於自然調和的政治理論來迷惑了我們呢？

不幾年前有人從那叫做什麼「道德重整運動」的組織跑來這裡宣揚「無我」、「博愛」和「寬恕」的教理。甚至連我自己也被他的什麼「新道理」、「迷惑」了！多麼無聊和可笑的一回事！試想一想罷！佛教早都有了比他所宣說的還要好和更加奧妙的教理，而那傢伙來此「拍賣」那些他以為比佛法更新、更為高尚和特別的理论，並還想招收一些男、女出家人為他的組織的委員。當然我們不應該怪他。他必是出於好意才會那樣作法，而且可能他對佛教的奧妙的教理一無所知。

一般較為虔誠的佛教徒會不知不覺的表現出那屬於佛教性質的社會主義精神。在佛陀時代的財主會不吝嗇的救濟一般窮人；甚至現代的泰國佛教徒也有樂意協助和救濟國內一些遭受水災和火災所損害的落難人的慈悲心。這些人以無私的社會精神幫助了社會的苦難人。我們還可以從佛寺內的行政管理制以及佛教理論學說的系統發現到潛伏著的社會主義精神。倘若我們仔細思慮或反省有關於佛陀對待眾生的態度和行為，我們會醒悟到那就是最高尚的

真正社會主義精神之顯示。可是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愚痴的世人並不曾確實領悟到佛陀那無私的為人類服務的精神。故此我們未能明悟佛教裡所潛有的社會主義之崇高道理和精神。我們被現世的不同形式之社會主義制度所困惑著。有些心存不良企圖的政治家為了達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往往會借用「公正的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不惜手段的欺騙人民，奪剝一切利益，損人利己，做出一些傷天害理的壞事。

我們應該記住社會主義並不是一種新而卻又褪了色的物品。如果我們在時間的跑道上往後退兩千多年，我們會看到或體驗到佛陀時代的最美好之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倘若我們堅持奉行佛法，那崇高的、無私的佛教社會主義精神會在我們的心境中生長。我們將會把一切人類和眾生視為共同在、老、病、死的生命過程中一起受苦受難的同志與良友。在此地聚集的每一個信徒應該明白這句話，特別是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可能還記得我們的祖先們是如何的教導我們應該怎樣的不自私，應該怎樣的培養好生之念與認讓和寬恕之心。這純佛教的社會主義精神的理想概念應當被實行，不要只是掛在口頭上，整天只說些空洞的漂亮話，也不可把它當為實現自私的政治目的之工具。

社會主義者認為生活的各方面是必須依靠大家的互相依賴才能夠致使各重活動和事務生效。萬物萬象是憑著互賴的關係而存在的。無一物可獨個而存在。沒有土壤會能有大樹嗎？沒有雲、雨，何來江河？因此，大自然的眾生，莫不如此形成相依的狀態。就以人類的軀體

為例：一個人不能缺乏身體的任何一種器官，倘若少了一樣器官，他的生活或甚至生命會馬上有問題。試想，如果一個人只有眼睛而沒有耳朵和嘴巴，他還能活下去嗎？所有的身體器官必須一起同時工作，一個人才能正常的活著。身體的每一份必須互賴的分工合作才能支持著生命的存在。同樣的，在一個社會裡，每一個人必須各盡各的責任以便大家能夠和諧的生活在一個平衡的境況裡。博愛與團結其實就是一種社會精神的表現。如果我們堅持著宗教的教理，世間只會有一種屬於道德性質的社會主義；那些不負責任、壓迫人民、不尊重人權的「假」社會主義就不會存在。

社會主義的基本宗旨是要人類能夠和平共存，同心合力的造福社會人群。本來大自然早已為世間的一切眾生安排了該有的生活方式與定律。世間的萬象萬物組成了大自然的「社會」，而這社會的存在非靠萬事萬物的互相合作與依賴不可。任何一樣事物一「出了正軌」，大自然的「社會」必會失去了平衡與調和。

我們的先人明白事理。他們訓導我們應該儘量提倡和維護萬物的共存，囑我們應該向善，和睦的相處。至今人類還能夠生存是因為我們懂得組織一個社會，而這社會相等於一個供給相互利益的大合作社。這是大自然的安排；如果人類不順隨大自然的旨意，他們的生存必定會有問題。因此明白事理的人不會違背大自然，他們會維護在大自然存在的一切事物。舉個例子來說，在印度，那耕種的農夫在耕種期間必會想到森林裡的一些動物，例如猴子，與

一些小鳥。他們會多種一些農作物以便可以分給那些動物和小鳥吃。他們總認為動物和飛禽也應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因此自然界的平衡也被保留下來。可見的佛教的社會主義不單單包括了人類，並還容納了所有的生靈。

印度古老的傳統文化是那樣的堅持仁慈之美德，直至現在很多虔誠的印度人均不吃肉類。因此印度有不少的鹿呀、鳥呀、魚呀、蟹呀、或甚至豹與虎這一類的猛獸，全部都是在某一些國家（包括泰國）難於碰見的動物。在泰國這個佛教國，我們反而不像印度人那麼樣的心懷好生之念，對生靈時時發慈悲心。在東北那一帶，人民愛打獵，可憐的松鼠幾乎被絕了種！

從一開始我一直強調佛教是提倡社會主義的觀念。但是，公平的說，別的宗教的教理在其深奧之含義內也不缺乏社會主義精神的性質；因為佛教和別的宗教同具有積極救世的精神，並又同樣的負起造福人群社會的使命。

為了保持僧團的穩固，佛陀定下了僧伽的種種戒律。僧伽是僧人的集團之意。一旦人開始集在一起過著一種集團的生活，他們需要一種能夠致使他們和睦相處而不分裂的基本信條。這基本信條就是僧伽的戒律。僧人必須堅持戒律，僧團才不會分裂和瓦解。

在日常生活的一方面，僧人必須滿足於節制或適度的消耗。一個在穿、住、吃、用方面有過份的消耗量的僧人在「法」的修行上不會有任何進展。過份的消耗會導致物質的缺乏，而這缺乏的情況又能引人陷入貧窮的困境。因此不過份的消耗可使人逃避貧窮的困擾。那些

不懂得自我限制的人多數是被貪念所驅使而盲目的盡情消耗一切物質。故此，貪是導致物質貧乏和貧窮的主要因素之一。

佛教的社會主義理想也可從那有關菩薩的概念裡反映出來。菩薩不只是一個救苦救難的修行人，他甚至在必要之際寧可犧牲自己只為了救助有難人。佛教維護這種捨己為人的高尚精神，因為它合於當時印度人的傳統生活之精神境況。那個時代的印度人往往會為一切理想作了很大的犧牲。

人類的生存是要依靠別人在精神上獻出相當的照顧、合作和支持才能維持的住的。在物質上我們更需要依靠地球上的種種天然產物。不幸得很，如今我們已涉入一個自私和殘酷無比的時代。人類已對大自然進行令人目不忍睹的毀壞。一些飛禽走獸已完全的絕了種。人還無情的對人強施壓力，逼到一些少數民族幾乎或甚至已達到被「滅種」的地步。自私心為人類構成了不一致的現象——有些人擁有花不完的錢財，而有好多人卻是一貧如洗。富有的人跟貧窮的人同樣的不明白社會主義之真諦。貧窮並非一件罪惡的事，而富翁也不該成為窮人詛咒的對象（除非是他們欺騙和壓迫貧民，為非作歹）。富者該培養慈悲之心、好生之念，多多為社會做些福利事業。有些窮人因無知之故而做出了些連累自己的事，結果失陷於更窮的困境。他們會找種種的藉口來埋怨自己的困境，有些人會怪老天爺、上帝，或怪自己的命不好，或者怪資本案。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的考察，我們會發現到有些人窮是因為自己的行為所促成

的。

佛教有因緣果報之說，人無論是行善作惡，都必嘗到因果之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俗語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現在我們人類正在領受我們的惡業所帶來的果報。我們早已捨棄那純淨的佛教社會主義而創出一些專橫、暴虐的社會主義制度。目前世間的衝突是一種瘋狂的病狀。雖然政治家們無時不刻的忙於解決世界問題，但是他們所採用的辦法只有使到情況更惡化，就好像一個人用骯髒的水來洗那被泥濘污染的東西一般似的無聊。人類應該明白，軍火或武力是解決不了世界上的任何問題。它只有導致悲慘和無意義的生命的損失。唯一的真正解決方法是在於世人應該懂得認清生命的真諦，醒悟到並又感激大自然所賜於我們的一切事物；若以基督教的語氣來說，那就是發覺到上帝的存在，並感激上帝對我們人類的憐愛。我們要醒悟到人類只不過是宇宙的一粒小微點，我們必須順隨宇宙和大自然的定律，愛護大自然的一切，愛護滋養我們的大地，愛護與我們共存於世的一切生靈，在這小小的地球開闢一塊充滿了博愛與慈悲的田園，創出了一個充滿著無私與合作精神的人類社會。

我們應該以正克服邪，以善美克服醜惡。人類祇有順隨「以正制邪」這句老話才有得救。違反這句老話會致使我們永陷苦惱的深淵。因此我們必須以正確的社會主義來驅走邪惡的社會主義。正確的社會主義是含有佛教的教義而佛教是「醒悟的人之宗教」。「佛陀」即是「醒悟者」之意。

人類的爭鬥與分裂並非大自然和宗教所期望之事。世間所有的宗教均以提倡和擁護人類的團結與和平為宗旨。故此宗教提倡人類應該以博愛和慈悲來取代憤恨、爭鬥與毀壞。與其處罰，不如和解，因為處罰只能激發報復、殘殺，永無止息。可是不幸得很，人類並不能抑制自己，戰爭還是離開不了人類的世界。世人雖然明瞭核子彈的厲害，可是在他們認為必要的時候，他們仍會拋下一粒能夠毀滅成千上萬的人類的核子彈。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或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全都齊備了不少的核子武器。

倘若我們確實地期望世界和平，我們就應認選擇導致和平之路。屠殺別人祇能促使別人來屠殺自己。所以互相殘殺並非解決問題之佳法。人應認學習忍讓和培養仁慈之心。佛教的教理注重慈悲這兩個字；佛陀有悲天憫人的心懷，他的慈願廣大，常以與生俱來的慈悲心，灌注於一切眾生。在森林修行的那段時期，慈悲的佛陀並未受到猛獸的侵害。古人說：慈悲心能服獸心！信不信由你。但是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曾有不少關於人面獸心的惡徒因受到博愛和慈悲的感化而改邪歸正，重新做人的故事。人應當時時記住：我們應該以正克邪或以善克惡；不可以惡制惡。對付暴虐的社會主義的最好辦法是以無暴力的抵抗為對付之方針。那是和平性質的對抗方法，是以宗教的教理為基礎的一種行動。印度聖雄甘地就是一個非暴力反抗的好例子。堅持宗教的正確之教理能使我們戰勝一切邪惡的侵犯力。佛教的社會主義並非憤怒、復仇和毀壞主義。但是世上好多國家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卻充滿了血腥

味。當世界上的一半人類說：「我們要屠殺世界上的另一半人類。」我們可能不以為然；或者是有一位政治領導人說：「我們應該把那個民族殺盡！」我們之中可能會有不少人贊同他的看法。假若我們的心理狀態已達到這個地步的話，我們怎能配得起「萬物之靈」或「人類」這個名稱呢？我們怎可用「哦，人畢竟是人！」這一句話來解釋我們的錯誤的想法呢？我們又何必為了宗教、種族和政治理想的差別而互相殘殺呢？社會主義與其被人視為一種反映人類與萬象萬物之間的密切聯帶關係的主義，卻倒變成資本主義的敵對主義！資本主義國跟社會主義國同時站在水火不容的立場，兩方面祇想把對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毀滅掉了才甘心，各以為只有這麼樣做才能解決世界的大問題。

雖然我們泰國人並沒有製造這世界上的種種衝突之份，但是我們脫離不了這個可悲的世況，並有意外的受它影響到的可能，就好像被一粒瞄準錯了方向的子彈射擊到一般似的。不幸。今日世界的紛亂影響到了我們每一個人，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因此身為佛教徒的我們有責任協助解決世間的大問題，但是要記住：不可採用「以泥水洗污泥」的方法，因為那將把事情弄得更糟！我們應認以「法之淨水」來洗淨這被染污了的世界。我們應該以「法」來淨化那些思想不正確的「敵人」。我們要以純淨的善美征服了醜陋的罪惡。我們不可把目前的政治情況當為估計世態的標準，深以為事情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只不過是近代人類的一些愚蠢的活動之一小部份而已。我們應該迴想到我們的祖先而借用他們那較有理性的智慧和

創造力來謹慎的對付目前的社會問題，避免一切暴力和流血事件。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今日世界的悲慘局面之嚴重性——有多少無辜的人已失掉生命，還有那財產上的巨大損失以及那尚存有的無數問題正面對著我們，待我們去解決。我們應該徹底的瞭解目前的世界問題以便我們不會感情用事，一方面痛悔不已，而另一方面繼續迫害那些跟我們意見不一致的人。此外，我們更應該多造善業，不是為了什麼傳統的習俗或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是為了提倡道德的重返於世。只有重新歸依道德，一個能使世界受惠不淺的社會主義才能出現於世。缺乏有道德的基礎，正確的社會主義不能夠存在，所能存在的就是現在正在盛行於世的社會主義制度——一種自私並又導致暴力和流血的制度。我們將快涉入一個以武器判斷事情的時代。這是人類的欲望力所促成的。這將是一個橫蠻的愚蠢時代。因此，讓我們來重新歸依宗教罷——那自古以來均已受證實是能夠指引人類的宗教！

「法」是一個難於形容的名詞。我們曾看過它是如何的被擴用而它的意義又是怎樣的相異。這的確是它的重要性之一。「法」能被應用於人類生活上各方面的事務，任何事都跟它有關。它包括了世間的萬事萬物。人生的喜、怒、哀、樂或生、離、死、別均在「法」的境界內。社會的問題是不能以肉體的鬥毆來解決而是須以「法」的透悟來了賬的。「法」是正確的社會主義之建立基礎。大自然裡是有「法」的社會主義精神的存在。自然界裡的每一樣東西和現象構成了大自然的「社會」，而萬象萬物是靠著互相依賴的關係而生存和維持了大

自然的存在。每一樣事物，無論是樹、石頭、飛鳥或昆蟲，甚至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都有它的重要性。植物的繁殖有時需要依靠動物傳播種子，而動物也有必須依靠植物之處。因此整個大自然界的事物都是以相對的依存關係而存在。人類和大自然的社會均處於相依的狀態。整個宇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系統。我們的宇宙是以太陽為中心點，所有的星球，包括地球在內，都是宇宙的委員或太陽的跟隨者。它們存在於一個有次序的「社會系統」裡，因此它們不會互相衝撞。我們人類的社會雖然也有系統，有法律，有宗教，但是我們的社會裡時常發生衝突，因為我們並不遵守社會系統裡的法律和宗教的教導。我們盲目的看不到社會主義系統裡所潛在的佛教精神本質，因此我們走上邪路。

時間已剩下不多了！在我們瘋狂般的追逐中，我們毫不猶豫的互相毀滅著。我們排拒了身為人類和萬物之靈的基本和特殊意義，並又涉入了人類最缺乏道德的一個時代。物質的進步已沖昏了我們的頭腦；戰爭的毀壞性已威脅到地球上的萬象萬物，人的貪婪也同樣的威脅到大自然界裡的空氣、水源、森林和稀有的飛禽走獸。因此我們不可不儘快阻止這毀壞性的發展，要不然整個地球會有滅亡的那一日。人類必須認真地培養無私的崇高精神，千萬不可為了滿足欲望而失去理智與人性。

所以只要是人類的腦子被灌注了更多的宗教教理（法），人類的生活就會有更多道德（法）的反映。宗教或「法」所代表的是「善」。善的力量越大，「惡」的威脅越會衰弱，

但是現在這「惡」的威力正在快速的侵犯著整個世界。人類最基本的問題並非人口爆炸，而是人類自己無法克制的欲望之增長。人好像是有一顆永遠不知足的心，而欲望出於人心，致使人類時時刻刻渴望得到這個東西，想取得那個東西，一旦獲得了心會有暫時的滿足，但不久新的欲望又會從心裡茁發生長，像火一般的「燒著人心」，把人類弄得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日日夜夜只想找辦法來滿足和實現心中的欲望。如人禁不起欲望的驅使，他會不擇手段的追取欲得之物，甚至違反社會主義法律，他可能同時也違反了大自然原有的定律而威脅到自然界的平衡狀況，那麼他不只會受到人類社會的法律的判罪，可能還會受到大自然的處罰。

我們應該將我們集體的力量用於發掘人類的共同理想以便能夠更有效的灌通思想和改善彼此的交感。但是如果我們專重彼此的異點並又強施壓力，逼人接受我們的意見和觀點，那我們豈不是好比荒野裡的猛獸一般的野蠻？

如果人依照佛教社會的理想而生活，把它當為一種防衛的堡壘，我們將能抵抗專橫的社會主義的侵略。佛法不祇能協助我們保持人性和理性，並能像一塊盾似的把我們從生、老、病、死的痛苦隔開，給我們一種堅穩的庇護，致使我們能夠擺脫「自我」的束縛，甚至對死亡無所懼意。因此不要為日常瑣事而分心。把精神寄託在一樣比任何事物更有意義的東西——佛法。生活在法的境界裡會使你和整個社會受惠不淺。

現在有好多集團自我宣傳為群眾服務和謀求福利，但事實上他們是為自己謀求個人的利

益和榮譽。有些集團大事宣傳世界和平的音信，但真正的目標是金錢與地位。這種欺騙手段是非常的缺德，可是人總是被潛伏於內心的欲望所驅使而做出非法之事。每一個人都會為一個自私的「我」而費盡心機、絞盡腦汁，日日夜夜的忙碌，爭取一切心裡所想要的東西。在這為了「我」而產生的追逐和爭取的過程中，很難免的我們有時會發覺到我們的這個「我」時時會跟別人的那個「我」發生衝突，而這些衝突往往會導致人與人的失和，爭吵、打架或甚至戰爭和殘殺。因此人應該嘗試擺脫「自我」或「我」的束縛，特別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要空講教理而不進行實在的修行。

記住這句話：正直的奉行教理。這句話明顯的指出教理是可以被不良份子為了欺詐的目的而扭曲變形的。當一些人自稱他們所講的話是以教理為基礎而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卻又那麼樣的不老實和虛偽，那麼，毫無疑問的，那些人是借用教理來欺騙別人。好多社會主義的宣傳者就是這種扭曲宗教教理的人。曾經侵略泰國的社會主義並非一種出於佛教精神和理義的正確社會主義。它的傳佈者說服了不少的知識份子。但是這種虛假而缺乏真正道德性質的主義終於不能在本國立足，因為到底「邪」是不能勝「正」，所以最後還是一敗塗地。

有些人會感到莫明奇妙，為什麼我要把政治的理想主義跟佛法或宗教的教理拼合在一起來講。其實如果你仔細的反思迴想，你會發覺到政治本來就是一件跟道德脫離不了關係的事。缺乏道德性質的政治系統是有違大自然和宇宙真理的系統，也是一個含有毀壞性的政治系統。

壞的政治家毫無道德的觀念，因此在他們的領導下，國家必會有嚴重的大問題。相反的，受過宗教的薰陶的政治家如果真正的領悟到了絕對的真理，並又沒有任何極端的思想傾向，是有可能把國家管理的好，因為道德觀念會指引他往光明正大的路走。他會齊備了確實想為社會服務的精神，而他的心思和行動都不會隱藏著自私自利的目的。無論他是在什麼樣的一個制度下領導著，是一個國王也好、是一個自由民主國的總統也好，抑或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相，但是在佛教徒的眼裡，他就是相等於佛陀時代的「佛教社會主義者」。

現在我們在這森林裡坐著，在古老的大樹下聽我說法，大自然包圍著我們，這裡只有一片寧靜和那與世無爭的安祥。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情緒就是從這種寧靜與安祥的境界和氣氛中產生，順隨著大自然的定律生長而最後與大自然最深奧的、無生無滅的真理合為一體。在這裡我們不受到任何邪惡的主義或思想所侵擾，因此我們那安寧的心境致使我們有餘情領悟到自然界的平衡與調和，使我們認識了大地山河，認識了老樹嫩草，認識了小鳥和螞蟻，也認識了生命的真諦！這裡有的是一個正確的佛教社會主義的境界，而這境界就是大自然的純淨和平衡狀況所組成的一個系統。這裡沒有欺詐，也沒有「你」、「你的」、「我」、「我的」的區別，因為它們完全不存在。

(完)

後記

我終於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把這本書譯完，地點是泰國東北部鍾省浦勒鎮郊外的一所小寺。一九九五年已靜悄悄地從我身邊溜走了，而譯完書的那天恰好是九六年的一月一日的中午。我帶著好幾天堆積起來的疲勞，慢條斯里地料理清楚一些令人煩悶的雜事，花了好幾個小時，好不容易才把它們理好。當天晚上我舒了一大口氣，離開了寫字桌，走到茅舍外面的一塊大扁石上坐下，跟老方丈一起烤火取暖。

這是一個淒寒的夜晚。天上只有疏朗的星斗，而寺院裡的蟋蟀在低鳴；冷風正在任性地猛刮著，致使那燃燒的火燒得更旺，那火舌像一些瘋狂的女人一般的隨風起舞，而院裡的樹影也不時的搖擺。這淒涼的夜景使我感到一些悵惘和一陣難言的失落。我想可能是我太累了罷！或者可能是我已太久遠離人群，但是我並不急著要回到都市去。我只想在這山區的小陋寺好好地休息一陣子，陪著老方丈渡過這些寒冷與孤寂的黑夜。

我進去茅舍裡取了一個小鐵壺，煮了一壺水，開始沖了一些熱熱的黑咖啡，跟老方丈一起享受咖啡的那一份濃香。

老方丈已經是一個七十七歲的老人了！他那長長的臉充滿了很多、很多的皺紋，是一張晒紅了的風塵撲撲的老實臉。他是一個心地慈悲、說話帶點嘶啞聲而又不大愛笑的老人。我

從來沒有看過或聽到他哈哈大笑幾聲，但是他那張皺到不能再皺的臉孔總是洋溢著一種慈祥的精神。無論是說話或是做什麼工作都好，他永遠是那麼慢吞吞的說，慢吞吞的做，好像是一切突然間發生的任何大事件都不能駭著他似的。

老方丈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除了一些日常用品和書典之外，他的茅舍裡根本就沒有任何值錢的奢侈品，沒有電視機，沒有電氣冰箱，沒有暖氣爐，沒有冷氣機，沒有電風扇，甚至連一個小小的收音機也沒有。我曾問過他為何不要個收音機來聽一聽新聞，以便能獲知國家新聞與世界大事，增進自己的知識，他老人家輕聲的、慢吞吞地回答：「人類的欲望促使我們做出了不少好的和壞的事情，而我們的所作一經過報紙、收音機、和電視機的報告，就變成了新聞，其實那些新聞有什麼可「新」之處呢？以前的人類也不是一樣曾做過類似的事情嗎？現在的世界局面和國家大問題只不過是史的重演罷了，人類仍是照舊的被欲望和自私心所控制與操縱，執迷不悟，要不然就是明知故犯。對我來說，這些新聞其實根本是「舊聞」，無可令人深感特別或稀奇之處。反正我的這對老耳朵和老花眼已使用的太多、大久了！讓它們休息罷！現在我只想聽聽那鳥鳴蟲聲，看看那花草樹木。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我還能有多少時間剩下來聽鳥鳴、看花草呢？」

說穿了，老方丈是早已看透了世態和人心，對一切都不作強求，也不作妄想，靜靜地在山上小陋寺修行，不慕名利，不羨不妒，自甘淡薄，逍遙自在，倒可算是一位真正的「安樂

老人」罷！雖然他老人家只讀過一點書，但是老人的一生經歷就是一本厚厚的書，記載了不少值得令人深思或反省的人生事績和經驗。

人若能摒除欲望和物質的纏絆，內心的安寧必能茁生而填滿了那淨化了的心境，驅走了一切痛苦與煩惱。但是若反觀目前世人之心態，迷戀功名利祿的人多的是；甚至連一些出家人和傳教士也不甘落後的大費心機、絞盡腦汁，為功名利祿而奔忙，有些甚至不擇手段，跟自己圈內人勾心鬥角，明爭暗鬥，忘記了出家或傳教的崇高目的。這些執迷不悟的人雖然可能獲得了他們所夢想的金錢、地位和名譽，但是有幾個可以無愧的自認自己是一個做事對的起良心，並又是一個真正快樂和心境安寧的人呢？相信不會有太多罷！

生命好比是一個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消失而一步一步縮短旅程。人一生下來就馬上一步一步的走向生命的終站——死亡——！雖然人明明知道此生不能逃一死，但多數人總把自己的「死亡」視為一件不會那麼快就會發生的事，或者根本就不會花時間來想到死亡這件多麼掃興的事情！因此好多人陶醉或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裡，絲毫不懂得珍惜和好好地利用寶貴的生命，為自己和社會做些有意義的事。有些人認為既然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人生是那樣的短暫，那麼人是應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因此他們拼命地追求一切物質和情慾上的享受。又有些人根本想不到人生的生死問題，心裡所想的只是功名利祿，又不相信因果報應之說，故此不擇手段的千方百計，要把功名利祿弄到手，把一生的時間花在傷天害理的歹事

上。

世上尚有一些自以為「眾人皆醉吾獨醒」的「能人」，自命不凡而卻懷才不遇，不為世人所重視，又未獲社會所重用，故「棄世」而「隱居」，深怨社會世人之不平不義，對世態怨憤悲鳴，甚至自尋短見，以一瓶安眠藥、或一把手槍和一粒子彈，或一條繩子，輕易的結束了生命，算是一了百了，豈不可悲乎？

因此，人類應該明白生活的目的，嘗試領悟和體驗生命的真諦。宗教本來就是人類應著自己對宇宙真理的渴求而出現於世的一門探索生死問題的學說，而其價值是在於淨化被欲望所污染的人心，並又提倡救世之精神以及改善和增進人類社會的福利。它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產品」，其目的是為人類帶來和平與快樂。因此如果信仰宗教者把暴力、血腥和壓迫手段帶進了宗教，那宗教又能如何為世界帶來和平與幸福呢？故此宗教反抗和反對一切欺騙、壓迫和暴力。那些無神主義的政治系統也該以宗教的非暴力與和平宗旨為行政方針。一個宗教或政治主義所該帶給人類的是美好的希望和實際的理想，不該是一種受威脅、壓迫、折磨和驚駭的感覺。那些無神主義的自由思想者以及宗教極端份子應該放下自己的主觀思想傾向，以客觀、清醒和冷靜的頭腦，細心的研究的和明瞭宗教的教理，並該嘗試從個人的實際生活經驗裡去吸取、體驗和領悟「法」或真理的存在，才能對宗教有一個正確的瞭解或認識。如此作法只有使我們受慧，把我們引入正見的領域裡，縱使我們不信仰宗教，但是我們可以借

用它的正確道理來作為生活上某一些方面的指南，以它來美化和提昇我們的心境，致使我們懂得珍惜生命，珍惜花草樹木、飛禽走獸，珍惜宇宙或大自然所給我們的一切。

夜色已深，茅舍裡的煤油燈已熄了，可能是寒冷的東北風刮進了茅舍，把燈吹熄了罷！但是舍外的火還是熱烘烘地燃燒著。老方丈在一旁看著火，不時的往火堆裡加入一些短短的、粗大的樹幹。整個小山村已陷入寂靜的睡眠狀態，偶而傳來一、兩聲的犬吠聲，打破了這黑夜的寂靜。寒風是那麼的呼嘯著、狂刮著，攆掃了山上的一切，而夜又是那麼的黑，那麼的暗，那麼的孤寂，但是我們在茅舍前所燃起的火越燒越大，照亮了小茅舍，照亮了大扁石，照亮了老松樹，也照亮了老方丈和我的心！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六日

